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小學生課堂故事博覽

發自天堂的請帖

—外國神話故事



射手和斑鸠

(俄罗斯)

从前，某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国王，是个单身汉。有一个射手给他做事，名字叫安德列。

射手有一次去打猎。他在树林子里兜来兜去，转了一整天，总是不走运，一只野禽也没打到。时间已近黄昏，他往回走，正在发愁，抬头一看：一棵树上有一只母斑鸠。

“好吧，”他想，“我就把这只斑鸠射下来吧。”

他射了一箭把斑鸠射伤了，那斑鸠从树上跌下来，落到潮湿的地上。安德列把它拾起来，打算拧断它的头，然后放进背包里。

可是斑鸠突然发出人的声音对他说：

“射手安德列，你别弄死我，别扭断我的头；你把我活着带回家去，放在窗口，然后你看着，只要我一打瞌睡，你就用右手使劲儿拍打我；这样你就会给自己创造莫大的幸福。”

安德列十分惊讶：长的样子完全是只鸟儿，可是会说人话！他把斑鸠带回家里，放在窗口，自己却站在那儿等着。

过了一会，斑鸠把小脑袋伸到翅膀底下，打起瞌睡来了。安德列想起它教他做的事儿，就用右手使劲儿拍打这只鸟儿。斑鸠跌落在地上，马上变成了一位少女，变成了玛丽亚公主，她是那样的美，简直是没法想，没法猜，只有在神话里才能讲得出来。

玛丽亚公主对射手说：

“你有本领把我弄到手，也就应该有本领把我留住养活我，我将成为你的忠实而又称心的妻子。”

他们俩就这样说定了。从从容容地办起酒席举行婚礼。安德列娶了玛丽亚公主。他和年轻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十分快活。可是他并没有忘记做事，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到树林子里去了，猎取到足够的野禽，然后送到国王的御厨房里去。

他们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玛丽亚公主就说：

“安德列，你的日子过得很穷啊。”

“是的，你自己也看得出来。”

“你去设法弄来百十个卢布，用这笔钱买来各种颜色的丝线，我有办法把一份家业搞起来。”

安德列听从她的话，去找自己的伙伴，向这个借来一个卢布，向那个借来两个卢布，凑足了钱，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丝线，交给了妻子。玛丽亚公主接过丝线，说：

“你去躺下睡吧，早晨起来会有办法的。”

安德列躺下去睡了。玛丽亚公主坐下来织毯子。她织了一整夜，织成了一条全世界从来没见过的毯子，整个王国都织在上面了：有群山和树木，有森林和田野，天空中有飞鸟，高山上有走兽，海洋里有鱼群；月亮和太阳在周围运转……

清晨，玛丽亚公主把毯子交给丈夫，对他说：

“你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给商人。你可要记住，自己别出价钱，给你

多少你就收多少。”

安德列接过毯子，搭在胳膊上，到市场上去了。

一个商人向他跑来问道：

“你听我说，老兄，这条毯子你要多少钱？”

“你是买卖人，你自己给个价钱吧。”

那商人想了又想，可总是估不出价钱来。另一个商人跑过来，紧接着又是一个。结果聚了一大堆买卖人，看着毯子惊奇得不得了，可就是估不出价钱来。

这个时候国王的谋士坐着马车从市场上经过，他想知道商人们在议论什么。他走下马车，好不容易挤到人群当中，问道：

“商人们，海外的客人们，你们好！你们在谈论什么哪？”

“是这么一回事，这条毯子我们估不出价钱来。”

国王的谋士看了看毯子，也惊奇得不得了：

“你告诉我，射手，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这样好的毯子你从哪儿弄来的？”

“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我妻子织的。”

“买这条毯子要给你多少钱？”

“我自己也不知道。妻子吩咐我不要讨价还价，人家给多少就收多少。”

“好吧，射手，我给你一万卢布。”

安德列接过钱，把毯子出了手，回家去了。国王的谋士来到国王那里，拿毯子给他看。

国王一瞧，他的整个王国在毯子上了如指掌。他惊叹地说：

“好吧，随便你要什么，可这条毯子我是不还给你了。”

国王取出两万卢布，亲手交给了谋士。谋士收起钱，心里想：“没关系，我给自己再订购一条，比这条还要好。”

他又坐上马车来到城边，找到了射手安德列住的木头房子，敲了敲门。玛丽亚公主给他开了门。国王的谋士一只脚迈进门坎，另一只脚却抬不起来了，话也说不出来，自己来干啥也忘记了，他面前站着这样漂亮的美人儿，但愿永生永世盯着看她，永远也看不够。

玛丽亚公主等了又等，来人也不答话，她就扳着国王谋士的肩膀使他转过身子，然后把他推出门外，紧接着关上了门。他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不甘心地回家去了。从这个时候起，他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进，心里一直想念着射手的妻子。

国王发觉这种情况，就开始问他心里有什么发愁的事。

谋士对国王说：

“嗨，我看见了一个射手的妻子，心里一直在想她！喝也不想喝，吃也不想吃，什么样迷人的女人也抵不过她！”

国王自己也想看看射手的妻子。他换了件普通的衣服，坐车来到城边上，找到了射手安德列住的木头房子，敲了敲门。玛丽亚公主给他开了门。国王一只脚迈进门坎，另一只脚却动也不会动了。他完全发了呆，他面前站着的美人儿美得没法说。

玛丽亚公主等了又等，不见来人答话，她就又扳着来客肩膀使他转过身子，然后把他推出门外，紧接着关上了门。

国王害上了相思病。他心里想：哪能老是当光棍儿，老是不娶妻呢？能

够娶来这个美人儿就好了。她不该嫁给射手，她生来是注定要当皇后的。

国王回到宫里，心中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从活着的丈夫手里夺走他的妻子。他把谋士召唤进来，对他说：

“你出个主意，想个法子，把安德列搞掉。我要娶他的妻子。你想出办法来，我就把好几座城市和许多村镇奖赏给你，还要赏给你一个金库；若是你想不出办法来，我就砍掉你的头。”

国王谋士发起愁来，耷拉着脑袋走了。怎么样去搞掉射手呢？他想不出办法来。他走进一家酒馆，打算借酒浇愁。

一个老酒鬼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长袍子，跑过来对他说：

“国王的谋士有什么事发愁啊？为什么垂头丧气的？”

“滚开！老酒鬼。”

“你别赶我走哇，还是请我喝一杯酒吧，我会给你出个点子的。”

国王的谋士给他叫了一杯酒，把自己发愁的事讲给他听。老酒鬼对他说：

“搞掉射手安德列倒不是难办的事儿，他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他那婆娘可机灵得很。好吧，我们打个谜语，叫她没法猜。你回到国王那儿去对他说，让他派射手安德列到阴间去打打听，已故的老国王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安德列一去就回不来了。”

国王的谋士谢过了老酒鬼，急忙跑去见国王：

“如此这般……可以把射手搞掉。”

他讲明应该派他去什么地方，派他去干啥。国王乐得心花怒放，命令把射手安德列叫来。

“我说，安德列呀，你给我办事一向是忠心耿耿的。你再给我办一件事吧，你到阴间去打问一下，我的父亲日子过得怎么样。若是办不成，我一剑砍掉你的脑袋……”

安德列回到家里，坐在凳子上，低下了头。玛丽亚公主问他：

“什么事儿不高兴啊？是不是吃了什么苦头？”

安德列告诉她：国王派他去干什么差事。玛丽亚公主说：

“这也值得发愁！这还算是差事，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儿，那差事还在后头哪。你躺下睡觉去，早晨起来会有办法的。”

大清早，安德列刚睡醒，玛丽亚公主就把一袋干粮和一个金指环交给了他。

“你到国王那儿去，求他派他的谋士和你同行，就说不然的话，人家不会相信你真的到过阴间。只要你和谋士一起走上大路，你就把这指环向面前一扔，它会引你走到目的地的。”

安德列接过来一袋干粮和一个指环，告别了妻子，去见国王要求派人同行。没法子，国王只好答应，他命令谋士和安德列一起到阴间去。

他们两个人一道上了路。安德列把指环儿一扔，那环儿就滚动起来。安德列跟着它走过了空旷的田野，走过了长着苔藓的沼地，渡过了河流湖泊，国王的谋士吃力地跟在安德列的后面。

他们走累了，就停下来吃点干粮，然后再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走了多久，他们走进了一个树木茂密的老林子，进入了一个深深的山谷，那环儿停止不动了。

安德列和国王的谋士坐下来吃干粮。抬头一看，只见面前走过两个小鬼，拿着棍子，一左一右，赶着老得不得了的老国王运木柴，好大的一堆木柴叫

他一个人拉车。

安德列说：

“你看，说不定这就是咱们那位已故的老国王吧？”

“你说得对，这正是他在运木柴哪。”

安德列对小鬼们喊道：

“嗨，小鬼老爷们！请你们放这个死人到我这儿来一会儿，我有话要问他。”

小鬼们回答说：

“我们哪里有工夫等啊！怎么，难道叫我们自己运木柴吗？！”

“你们叫我这儿一个活人去替他一会儿吧。”

“行啦。”小鬼们给老国王松了套，把国王的谋士套在车上代替老国王，紧接着从左右两边用棍子赶着他，他被压得弯下了腰，可还是拉着车子走起来了。

安德列开始问老国王日子过得怎么样。

“哎呀，射手安德列呀，”老国王回答说，“在阴间我的日子不好过哟。你代我向我儿子问好，你要告诉他，我严厉地命令他别欺负人，否则他也会同样受罪的。”

他们刚谈完话，小鬼们已经赶着空车回来了。安德列同老国王道了别，从小鬼那里要回来国王的谋士，两个人往回走。

他们回到自己的王国，来到王宫里。国王看见射手，怒气冲天地对他吼叫：

“你怎么敢回来？”

射手安德列回答说：

“是这么一回事，我到过阴间，也看见过您那位死去的父亲。他日子过得很不好，他吩咐我向您问好，还严厉地命令您别欺负人。”

“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到过阴间和见过我父亲？”

“小鬼们用棍子赶着您的谋士拉车，他背上的棒伤现在也还看得清楚，这就是证据。”

这时候国王信服了，没法子，只好放安德列回家去。他又对谋士说：

“你再出个主意，怎样搞掉射手，想不出办法来我一剑就砍掉你的脑袋。”

国王的谋士走了，脑袋耷拉得更低了。他走进酒馆，坐在桌旁，要了酒。老酒鬼跑到他面前，说道：

“怎么，国王的谋士，又发愁啦？你给我叫一杯酒，我给你出点子。”

谋士给他要了一杯酒，把自己犯愁的事对他讲了。老酒鬼对他说：

“你回到国王那儿去对他说，要分派射手一个差事，这差事不要说去办，就是猜也猜不出：叫他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在一个极远极远的王国里，抓回来一只催眠的猫……”

国王的谋士跑去见国王，讲给他听，派射手去办如此这般的一件差事，为的是叫他回不来。国王叫人去召唤安德列。

“安德列呀，你已经给我办完了一件差事，现在再去办另一件，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在一个极远极远的王国里，给我搞来一只催眠猫。办不到的话，我一剑砍掉你的脑袋！”

安德列回到家里，更低地垂下头，他告诉妻子国王派他去干什么差事。

“这也值得发愁！”玛丽亚公主说，“这算不上是差事，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儿，那差事还在后头哪。你去躺下睡吧。早晨起来会有办法的。”

安德列躺下去睡了，玛丽亚公主走到铁匠铺里，叫铁匠们打三顶铁帽子、三把铁钳子和三条鞭子：一条铁的，一条铜的，还有一条锡的。

大清早，玛丽亚公主叫醒了安德列：

“给你这三顶帽子、三把钳子和三条鞭子，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到极远极远的王国去。在那里你走不到三俄里就会困得要命，这是催眠的猫对你催眠。你可别睡，两只手要交替扭动，两条腿要交替抽动。也许还要满地滚动。假如你睡着了，催眠猫会害死你的。”

玛丽亚公主当时教给他应该怎么办，然后让他上路去了。

故事讲起来便当，事情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射手安德列好不容易来到了极远极远的王国。又走了不到三俄里，他就困得吃不消了。安德列把三顶铁帽子套在头上，两只手交替扭动，两条腿交替抽动，还是向前走，有时候滚动向前。

他总算战胜了瞌睡，走到一根高高的柱子旁边。

催眠猫看见了安德列，喵喵地叫了几声，然后从柱子上一下子跳到他的头顶上，一顶帽子被它打碎了，第二顶也打碎了，它开始打第三顶。这个时候，射手安德列用钳子夹住了猫，把它攥在地上，接着就用鞭子抽打起来。用铁鞭子没有用，铁鞭子抽断了，他就用铜鞭子收拾它，铜的也抽断了，他就拿起锡鞭子抽打。

锡鞭子抽弯了，但是抽不断，它可以绕着猫的脊椎骨抽打它。忽然，催眠猫讲起故事来了：讲到教士，讲到助祭，讲到教士的女儿。安德列不听它的，一个劲儿地请它吃鞭子。

猫吃不消了，它看出来，想把他说困了是办不到的，就央告起来：

“好人，放了我吧！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干什么！”

“你肯跟我一块儿走吗？”

“你要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

安德列带着猫往回走。他回到自己国里，带着猫进入王宫，对国王说：

“如此这般，我完了差，把催眠猫给您搞来了。”

国王惊讶得很，说道：

“嗨，催眠猫啊，把你的看家本领显示一番吧！”

猫儿立刻磨磨自己的爪子，向国王扑去，要撕裂他那白胖的胸脯，活活地把他的心挖出来。

国王吓坏了，大声喊叫：

“射手安德列！请你赶快把催眠猫吆喝住！”

安德列吆喝住催眠猫，把它关在笼子里，自己回家去找玛丽亚公主去了。他和年轻的妻子生活得很快活。可是国王的相思病害得更厉害了。他又把谋士召进宫来：

“随便你想个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射手安德列搞掉，不然的话，我用宝剑砍掉你的脑袋。”

国王的谋士一直走到酒馆里，找到了穿着破长袍子的老酒鬼，求他帮帮忙再出个点子。老酒鬼喝干了一杯酒，擦了擦小胡子，说：

“你到国王那儿去对他讲，叫他派射手安德列到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取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这个差事安德列永生永世也办不成功，

那他就回不来了。”

谋士跑去见国王，把这些都禀报了。国王又把安德列召唤进来。

“你已经给我办了两趟差事，再去办第三件吧：你到我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取来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办成了，我就按照帝王的派头奖赏你；办不成，我一剑砍掉你的脑袋。”

安德列回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哭了起来。玛丽亚公主问他：

“亲爱的，什么事伤心啊？是不是吃了苦头啦？”

“嗨！”安德列说，“由于你的美貌，我什么苦都受到了。国王命令我到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取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这个差事可够厉害的！好吧，不要紧，你躺下去睡吧，早晨起来会有办法的！”

玛丽亚公主等到夜深了，翻开一本魔法书，她看了又看，看了好久，丢开书，两只手捧住头。书里关于国王的谜语什么也没有写。玛丽亚公主走出屋子，站在台阶上，掏出一条小手帕摇了起来。飞来了各式各样的飞禽，跑来了各式各样的走兽。

玛丽亚公主问它们：

“树林里的走兽和天空中的飞鸟啊！你们，走兽们，什么地方都走遍了；你们，飞鸟们，什么地方都飞遍了。有没有听说过，怎么样到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取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走兽和飞禽都回答说：

“不，玛丽亚公主，我们没听说过。”

玛丽亚公主摇了摇小手帕，走兽和飞禽都不见了，好像根本没来过一样。她又摇了一下手帕，在她面前立即出现了两个巨人，问道：

“您有什么吩咐？您需要什么？”

“我的忠实的仆人们，你们把我带到大海中间去。”

两个巨人抬起了玛丽亚公主，把她带到海上，自己站在海中央，站在顶深的地方，像两根大柱子，手上托着玛丽亚。玛丽亚公主挥了一下手帕，海洋里各式各样的爬虫和鱼类都游到她身边。

“你们这些海洋的爬虫和鱼儿啊，到处你们都游到了，所有的岛子都去过了，有没有听说过，怎么样到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取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不，玛丽亚公主，我们没听说过。”

玛丽亚公主发了愁，她吩咐送她回家。两个巨人把她抬起来，带回安德列的院子里，把她放在台阶上。

大清早，玛丽亚公主打发安德列出门去，交给他一团线和一条绣花手巾。

“你把线团往面前一扔，它往哪儿滚，你就往哪儿走。可是要记住，不管你到了什么地方，一定要洗澡，可千万别用别人的手巾，一定要用我的手巾揩身。”

安德列向玛丽亚公主告了别，向东西南北四方鞠了躬，走出了关卡。他把线团朝面前一扔，那线团开始滚动，滚呀滚的，安德列跟着它走。

故事说起来便当，事情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安德列走过了许多王国和许多土地。线团滚动着，线越拉越长，线团儿越来越小，小得跟鸡头一样，终于小得在路上看不见了……安德列来到一个树林子旁边，一看，有一所小木头房子架在鸡脚上。

“小房子啊，小房子！你转过身来，正面朝着我，背面朝着树林子！”

小房子转了个身，安德列走进去看，凳子上坐着一个白头发老太婆，正在纺麻线。

“嘿！俄罗斯人的魂灵儿听也没听说过，看也没看见过，可是现在俄国人自己来了。我要把你放在炉子里烤熟了，把你吃掉，过后在你的骨头上打滑溜玩儿。”

安德列回答说；

“你怎么啦，老妖婆子，想把过路人吃掉哇！过路人又瘦又黑，你把我洗干净，擦干净，然后再吃吧，”

老妖婆子烧好了洗澡水。安德列泡了一阵子，洗了一阵子。拿出妻子的手巾开始揩身。

老妖婆子问：

“你从哪儿弄到的这条手巾？那是我女儿绣的呀。”

“你的女儿是我的妻子，这手巾是她给我的。”

“哎呀，你是我的宝贝女婿呀，我用什么招待你呢！”

于是老妖婆子去做晚饭，把各种食物、酒类和蜂蜜都摆在桌子上。安德列老实不客气，坐在桌边，张口鼓腮地大吃起来。老妖婆子坐在他身旁，他吃，她问：他怎样娶上玛丽亚公主的？两口子日子过得好不好？安德列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怎么样娶的妻，国王派他到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取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丈母娘，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哎呀，女婿呀！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儿，连我也没有听到过。这件事儿，有一只老蛤蟆倒是知道的，它在沼地里已经活了三百年啦……不要紧的，你躺下去睡觉吧，早晨起来会有办法的。”

安德列躺下去睡了。老妖婆拿了两把秃笤帚，飞到沼地上面，呼唤着：

“老太婆！老青蛙老蛤蟆！你还活着吗？”

“活着哪！”

“你从沼地里出来，到我这儿来一下。”

老蛤蟆从沼地里爬了出来，老妖婆问它：

“你知道不知道，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在哪里里？”

“我知道的。”

“你做做好事告诉我吧！我的女婿接了一个差事：要到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取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老蛤蟆回答说：

“我本来应该带他去的，可是我太老啦，跳不了那么远啦。叫你女婿把我放在新鲜牛奶里面，把我送到火焰河边，那时候我会告诉他的。”

老妖婆带着老蛤蟆飞回家，把牛奶挤在瓦罐子里，把蛤蟆放进去。大清早，叫醒了安德列，说：

“亲爱的女婿呀！你穿好衣裳，带着这个装着鲜奶的瓦罐子，牛奶里有一只蛤蟆，你骑上我的马，它会把你载到火焰河边。在那儿，你把马儿放走，从罐子里把蛤蟆取出来，它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安德列穿好了衣裳，拿起瓦罐子，骑上了老妖婆的马。也不知跑了多久，那马儿终于把他载到火焰河边。这条河，走兽也跳不过去，飞鸟也越不过去。

安德列下了马，老蛤蟆对他说：

“善良的小伙子，你把我从罐子里取出来吧，咱们该过河啦。”

安德列从罐子里取出蛤蟆，把它放在地上。

“好啦，善良的小伙子，现在你坐在我的背上吧。”

“你说什么呀，老奶奶！你这样小，说不定我会压死你的！”

“别担心，你压不死的！上来可要坐稳哪！”

安德列坐在老蛤蟆的背上。它开始臃胀，臃了又臃，胀了又胀，变得像干草堆那么大。

“你坐得很稳吗？”

“很稳的，老奶奶。”

老蛤蟆继续臃胀，变得有干草垛那么大。

“你坐得很稳吗？”

“很稳的，老奶奶。”

老蛤蟆又臃胀起来，变得比老树林子还高，然后它那么一跳，就跳过了火焰河。它把安德列带到对岸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善良的小伙子，你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像楼又不是楼，像木头房子又不是木头房子，像板棚子又不是板棚子，你走进去就藏在炉子后面。在那儿你可以找到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安德列顺着小路走，一看，那里有一所老木头房子，可又不是木头房子，四面围着一道板栅栏，没有窗户，也没有台阶。他走进去就藏在炉子后面了。

过了不多一会儿，树林子里有了咕咚咕咚的脚步声，一个小得不得了、胡子倒是老长老长的小庄稼人走了进来，马上叫：

“嗨，亲家纳乌姆，我要吃饭啦！”

刚一喊出口，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马上出现了一张铺着台布的饭桌，上面放着一小桶啤酒和一只烤牛，肚子上插着一把快刀。胡子老长、人儿极小的庄稼人坐在烤牛旁边，抽出来快刀，开始切肉，蘸了一些蒜泥，一边吃，一边夸。

他把整条牛吃得只剩下了骨头，把一小桶啤酒喝个精光。

“嗨，亲家纳乌姆，把吃剩的东西收走！”

突然之间饭桌子不见了，好像根本不曾有过，骨头和啤酒桶都不见了。安德列一直等到小得一点点的庄稼人走了，才从炉子后面走出来，鼓足了勇气喊道：

“亲家纳乌姆！给我东西吃……”

刚一叫出口，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马上出现了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食物，冷盘、甜食、美酒、蜂蜜，什么都有。

安德列靠着桌子坐下来，说道：

“亲家纳乌姆，你同我坐在一起吧，老弟，咱们一块儿吃，一块儿喝吧。”

看不见人的声音对他回答说：

“谢谢你，好心人。我在这儿干活这么多年，就是烤焦了的面包皮也一点儿没尝到过，可是你倒叫我坐在饭桌旁边。”

安德列一看，惊讶得不得了：什么人也看不见，可是桌子上的食物像风卷残云一样越来越少，美酒和蜂蜜自己会往杯子里倒，那酒杯老是一跳一跳的。

安德列要求：

“亲家纳乌姆，你亮亮相给我看看。”

“不行，谁也不能看到我，我就是那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亲家纳乌姆，你愿意不愿意给我干活儿？”

“怎么不愿意呢？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

他们一起吃完了饭。安德列说：

“好吧，你把东西都收拾好，咱们一块儿走吧。”

安德列走出小屋，回头看了看：

“亲家纳乌姆，你在这儿吗？”

“在这儿。别担心，我不会离开你的。”

安德列来到火焰河边，老蛤蟆在那儿等着他。

“善良的小伙子，你有没有找到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老奶奶，我找到啦。”

“坐在我身上吧。”

安德列又坐在它的身上，蛤蟆又开始膨胀，胀够了以后，就带着安德列一下子跳过了火焰河。

安德列谢过了老蛤蟆，走上了回国的路。走着走着，回过头来问一声：

“亲家纳乌姆，你在这儿吗？”

“在这儿。你别担心，我不会离开你的。”

安德列走了又走，路程很远，他那两条灵活的腿抬不起来了，两条洁白的手臂也没有力气了。

“哎呀，”他说，“我简直累死啦！”

亲家纳乌姆对他说：

“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我可以飞快地把你送到家的。”

一阵旋风把安德列带走了，山岳和森林，城市和乡村，都在下面一闪而过。安德列飞到碧蓝的大海上，他害怕了。

“亲家纳乌姆，休息一会儿吧。”

风马上停息下来，安德列开始向海面上降落。他一瞧，原来是碧波汹涌的地方，如今出现一个小岛，岛子上有座黄金屋顶的宫殿，周围是绮丽的花园……亲家纳乌姆对安德列说：

“休息一会儿吧，吃点儿，喝点儿吧，看看大海的景色。有三艘大船要从这儿经过。你把商人们叫过来，请他们吃一顿。你要好好地招待他们，因为他们有三样稀奇的宝贝。你用我换来这些宝贝，你别担心，我会回到你身边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从西方开来了三艘大船。船主们看见了一个岛子，上面有一座黄金屋顶的宫殿，周围是绮丽的花园。

“这是什么怪事儿？”他们说，“我们在这儿航行了多少次，除了蓝蓝的大海以外，什么也没看见过呀。我们靠岸去看看吧。”

三艘大船抛下了锚，三个船主商人坐上了一条轻便小船，向岛子划去。射手安德列已经等在那里迎接他们：

“尊贵的客人们，请上来吧！”

船主商人们一边走，一边觉得奇怪：楼阁的屋顶闪闪发光，树上百鸟争鸣，各种异兽在小路上跳跃。

“善良的人，请问，是谁在这里创建了这样美妙的奇迹呀？”

“是我的仆人，亲家纳乌姆，一个夜里他就建成了。”

安德列请客人们进入楼阁，叫道：

“喂，亲家纳乌姆，给我们准备喝的和吃的吧！”

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马上出现了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面摆着许多美酒和食物，心里想的样样俱备。船主商人们惊奇得赞叹不止。

“善良的人哪！”他们说，“我们来交换吧。你把你的仆人亲家纳乌姆让给我们，你要我们哪件宝贝都行。”

“为什么不可以交换呢？不过你们有什么宝贝呀？”

一个商人从怀里掏出一根棍子说：“只要对它讲一句，‘棍子啊，你去把这个人腰打断！’棍子自己就会把无论什么样的大力士的腰打断。”

另一个商人从衣襟底下取出一把斧子，把斧背朝上一翻，斧子自己就劈劈啪啪地砍起来，砍两下，就出现了一艘大船；再砍两下，又是一艘。也有帆，也有炮，还有勇敢的水兵。大船在行驶，大炮在轰鸣，勇敢的水兵们等待着命令。把斧背朝下一翻，船马上消失了，好像根本不曾有过。

第三个商人从衣袋里取出一支笛子，他一吹，立刻出现一支军队，也有骑兵，也有步兵，拿着枪，带着炮。队伍在行军，军乐响，军旗飘，骑士们策马而来，等待着命令。

商人从另一端吹了一下笛子，什么都不见了。

射手安德列说：

“你们这几样宝贝都很好，可是我的宝贝更值钱。你们若是想换，就把这三样宝贝都给我，换取我的仆人亲家纳乌姆。”

“你要的太多了吧？”

“随你们的便，不然的话我就不换。”

商人们考虑来考虑去：“这棍子、斧子和笛子对咱们有啥用处？还是交换的好，有了亲家纳乌姆，咱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日日夜夜吃得酒足饭饱啦。”

商人们把棍子、斧子和笛子都交给了安德列，接着喊道：

“喂，亲家纳乌姆！我们要把你带走啦。你愿意忠诚老实地伺候我们吗？”

一个看不见人的声音对他们回答说：

“为什么不愿意呢？！我在谁那里都是一个样嘛。”

船主商人们回到自己的大船上去了。随即办起酒席，又是喝，又是吃，一个劲儿地叫：

“亲家纳乌姆，快点儿，拿这个来，拿那个来！”

几个人都喝得烂醉，在坐着的地方身子往下一溜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射手一个人坐在楼阁里，心中愁闷。

“唉！”他心里想，“现在我那忠实的仆人亲家纳乌姆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有什么吩咐？”

安德列开心得很：

“亲家纳乌姆，咱们该回家乡去找我的妻子去了吧？你带我回家吧。”

一阵风又把安德列吹起来，吹到了他的故国，吹回了他的故乡。

商人们醒了以后又要喝酒：

“喂，亲家纳乌姆，给我们预备喝的和吃的，快点儿！”

不管他们怎么叫，怎么喊，老是没有用。抬头一看，岛子不见了，那里只有蓝色的波涛在汹涌咆哮。

船主商人们懊恼起来：“哎呀，这个坏家伙骗了我们啦！”可是毫无办

法，只好升起帆来，朝着他们应该去的方向驶去。

射手安德列飞回了故土，降落在自己家的旁边，一看，一所木头房子只剩下根烧焦了的烟囱。

他的头垂得比肩膀还低，走出城市，来到海边一块空地上，坐下来不动了。忽然间，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只灰蓝色的斑鸠飞到他身边，往地上一碰，又变成了他那年轻的妻子玛丽亚公主。

他们俩互相拥抱，互相问好，互相询问，互相倾诉。

玛丽亚公主讲述说：

“你一离开家，我就变成一只灰蓝色的斑鸠，在林子里和树丛中飞来飞去。国王派人来找我三次，找不到我，就把房子烧了。”

安德列说：

“亲家纳乌姆，我们能不能在蓝色大海的岸边空地上修起一座宫殿来？”

“怎么不能呢？马上就会办成的。”

他们还没来得及回过头来，一座宫殿已经修成，而且好得不得了，胜过国王的王宫；四周是郁郁葱葱的花园，树上百鸟齐鸣，小路上各种异兽跳跃奔跑。

射手安德列和玛丽亚公主登上宫殿，坐在窗旁，喁喁交谈，相亲相爱，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一天，两天，三天……

这一天，国王出宫打猎，来到大海边，一看，从前空无所有的地方而今出现了一座宫殿。

“哪一个无知之辈未经许可就在我的土地上盖起房子来啦？”

急使们跑了过去，什么都搞清楚了，回来禀报国王说，这座宫殿是射手安德列盖的，他同他的妻子玛丽亚公主住在里面。

国王更加发火了，他派人去问，安德列有没有到过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取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急使们跑去问清楚了，回来禀报：

“射手安德列到过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取来了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这个时候国王完全气疯了，他下令集合队伍，开到海边上，彻底摧毁那座宫殿，要把射手安德列和玛丽亚公主都处以极刑。

安德列看到一支强大的军队向他开来，赶快抓起斧子，把斧背朝上一翻。斧子劈啪两下，海上就出现了一艘大船；又砍了两下，又是一艘大船。砍了两百次，蓝蓝的大海上有一百艘大船在行驶。

安德列取出笛子一吹，立即出现一支军队，又是骑兵，又是步兵，带着大炮，举着军旗。

军官们策马前来，等待着命令。安德列下令交战。奏起了军乐，敲响了战鼓，队伍前进了。步兵打垮了国王的队伍，骑兵驰骋沙场，到处捕捉俘虏。一百艘战船对准京城开炮轰击。

国王看见自己的军队在溃逃，他亲自赶过去，想把队伍止住。这时候安德列取出棍子：

“听着，棍子！你去打断这个国王的腰！”

棍子自己翻起筋斗，在空旷的田野上一直翻滚过去，追上国王，朝他额角上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

战斗结束。人民从城里涌出来，请求射手安德列掌管整个王国。
安德列没有拒绝。他大摆宴席款待全国军民。然后同玛丽亚公主一起治理这个国家，一直到很老很老。

飞船

(俄罗斯)

从前，有一对老夫妇，有三个儿子。两个大的很聪明，可老三伊万是个笨人。老夫妇俩喜欢两个大儿子，不让他俩多干活，老是支使小儿子：

“去干活吧，笨蛋，动作快一点儿，就知道坐着闲呆着！”

可是笨人伊万是一个好干活的小伙子。

有一天皇帝下了命令：

“哪一个能够乘飞船飞到这儿来赴宴，能够在水上走，在天上飞，我就把女儿嫁给他，还把半个王国送给他做陪嫁。”

老大和老二决定出门去。他们走到树林子里，砍掉了一棵树，马上动手造船。

他们拼着性命干了又干，可是不行，什么也搞不成。

一个老人从旁走过。

“你们好，小伙子们！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做的是什么活儿啊？”

老大和老二因为造不成飞船正在生气，就粗暴地对老人说：

“关你什么事？你走你自己的路吧！”

老人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弟兄俩又用斧子砍了两下，气得啐了一口唾沫回家去了。

“我们到宴会上去看看也好，也许有人会乘飞船飞来的。”

弟兄俩到皇帝那儿去了。老三伊万也要跟着他俩去。

“我也要去，去看看那些人怎样过日子也好。”

“你这个傻瓜还想上那儿去？”老太婆说，“在家呆着吧。”

可是老三拿定了主意：“不，我一定要去！”

他拿起斧子就到树林里去了。到了地方，选中了一棵树，动手砍了起来。

一个小老头儿又走过来，说：

“你好，孩子！”

“你好，老爷爷！”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是这么回事，我想造一只飞船，飞到皇帝那儿去。”

“那么，你会造吗？”

“我尽力试试看，不知道造得成造不成。”

“这样吧，小伊万，我来帮助你吧。”老人说，“你去找这样一棵大橡树，用斧子敲三下，然后自己躺在地下，躺着别动。你要说‘大船快出来，大船快出来。’你等着，看看会出什么事。可是你要记住，不管什么人要搭你的船，你都要允许他们上船。”

伊万走到一棵橡树跟前，用斧子敲了三下，然后喊道：

“大船快出来，大船快出来，大船快出来！”

他自己则倒在地上，躺着不动弹。躺了一会儿，抬头一看，面前出现一

艘大船，船上的帆是绸子的，船首是镀金的，船尾是银子的。

小伙子心花怒放，上了船，飞去见皇帝，正在飞行，他看见了一个老头儿在湖边走着。

“你好，老爷爷！你在找什么呀，老爷爷？”

“我渴啦，要找点儿水喝！”

“你要喝多少就喝多少吧！那不是一个大湖嘛。”

“嗨，这还不够我一口喝的哪！”

“真行，一口能喝光！跟我一块儿飞到皇帝那儿吃酒席去吧，在那儿大概不要说水，就是酒，也够你喝的。”

“好吧。”

现在已经是两个人在飞行了。伊万一瞧，又有一个老头儿，拖着一大车面包，可他自己还在叫：

“我想吃东西呀，我想吃东西！”

“你怎么啦，老爷爷？”伊万说，“难道这一大车面包还不够你吃的吗？”

“嗨，这些个给我填牙缝还不够呢！”

“那你就跟我一块儿到皇帝那里去吃酒吧。”

这个老头儿也同意了。又往前飞，他们看见一个老头儿用一只脚跳着走，另一只脚拴在耳朵上。

“你好，老爷爷，你为什么用一只脚跳着走啊？”

“要是我用两只脚走，那我一下子就跳到一千里以外去了。”

“真是了不起的飞毛腿！你上船吧，跟我们一块儿到皇帝那儿吃酒去。”

于是他们把这个老头儿也带上了船。再一看，又有一个老头儿端着枪在瞄准，可是看不出他在瞄什么。

“老爷爷，你想拿枪打谁呀？”伊万问道。

“五百俄里以外有一头鹰，我要把它打下来。”

“要是这样，你可真行！过来跟我们做伴同行吧。”

老头儿同意了。

他正飞着，又看见一个老头儿，一只耳朵贴在地上正在听。

“你听得见许多声音吗？”伊万问他。

老头儿回答说：

“我正在听，人们都到国王那儿去赴宴啦。”

“你上来坐下，跟我们一块儿飞去吧。”

这个老头儿也给带上了船。又往前飞，他们又遇着一个老头儿。

“老爷爷，你到哪儿去呀？你往哪儿走哇？你老叫什么名字啊？”

“我到国王那儿去赴宴，人们叫我严寒。”

“上船吧，我们一块儿飞去。”

他们飞到了皇帝的宴会上。皇帝看见飞船很惊奇，派臣仆去打听，飞来的是些什么人。臣仆走去看了看，仔仔细细地问过了伊万，然后回来禀报说：

“嗨，陛下呀，来了一些招女婿的呀！个个都是乡下大老粗，没有一个是绅士老爷，更不用说王子和皇太子啦。你现在怎么叫女儿出嫁呀？”

皇帝心中思索，真不情愿把姑娘嫁给乡下大老粗。必须想个解脱的法子。随后皇帝提出了一个难题：

“我从不食言，”他说，“当然我会把女儿嫁给他，不过要让媒人们吃光一百大车面包。那个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给他。”

于是从全国各处往这儿运面包。可是运都来不及，大食量的老人张开嘴就吃得光光的，人们都惊呆了。可那老头儿还在喊：

“太少了，太少了！我还没吃饱！”

皇帝马上出了第二个难题：

“让他们喝光一百桶每桶四百八十升的啤酒。”

大饮量的老头儿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一桶一桶地往嘴里倒，都喝光了，可还是说：

“皇上请人喝酒不大方，谢媒人不该这样小气。”

皇帝暗自思量：“这些媒人可真了不起！不过，我总有法子让他们上当的。”于是又出了一个难题：

“叫未婚夫到一千俄里外取回来起死回生和能使碎尸长合的神水来。我给一个钟点的限期。”

伊万对飞毛腿说：“老哥，你来帮忙吧。”

飞毛腿把绑着的一只脚解开就出发了。他很快取到了两种神水。可是他心里想：“对于我来说，一千俄里一步就迈到了，来得及的，我先歇会儿，有点儿累了。”

他坐在地上，随后就睡着了，把两个装着神水的杯子摆在两条腿中间。

一个钟点快要到了，可是飞毛腿还没来。伊万说：

“怎么回事儿？他出了什么事？顺风耳，你听听看，听得见动静吗？”

顺风耳把一只耳朵贴在地面上。

“这个家伙，在半路上睡觉哪！我听见他在打呼噜。”

“好吧，神枪手，你把他叫醒。”

神枪手举起枪，瞄瞄准，一枪正好打在装着能使碎尸长合起来的神水杯子上。

飞毛腿惊醒了，一看，水流光了。他抓起杯子，又跑去装了神水，然后来到皇帝面前。恰好是一个钟点。

皇帝生气了。而公主则哭着说：

“乡下人我是不嫁的！”

“有什么法子呢？”皇帝说，“嗨，既然几个难题他们都解决了，看来必须举办婚事啦。不过在举行婚礼以前，新郎必须到浴室洗个澡。”

他心里的主意是把这些人都烤死在浴室里。他把澡堂子烧得发红，三俄里以外都没法靠近它，更不要说去洗澡了。可是，对于伊万和他们的伙伴们来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严寒老爷爷向前走去，向墙上一吹，对着天棚一啐，热气都散光了，冷得他们勉强洗个澡。伊万从浴室里走出来说：

“好吧，皇帝搞的这些名堂我是忘不了的。一会儿想在浴室里烤死我们，一会儿又要冻僵我们。你答应的话要兑现啦，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

皇帝还在花说柳说，说什么婚礼当然要举行了，可是女儿还太年轻。他老是兜圈子，一心想拖延。而公主却当面叫了起来：

“滚开，乡下佬！土包子！”

伊万没再讲话，转身去找自己的伙伴们。

神枪手说：

“别难过，我们不会让人家白白愚弄你的。”

神枪手用枪往地上一敲，突然间不知从哪儿来了一支军队。

伊万领着军队向皇宫进军。

皇帝一见，知道事情弄糟了，马上软了下来，说：

“小伊万，你原谅，姑娘年轻，不懂事，你问她干啥？我们会举办婚礼的。”

“你这个嘴甜手辣的皇帝老儿，现在换了一副腔调了，”伊万说，“我们好心好意来见你，可你想要我们的命。嗨，这是办不到的。你把你的公主带走吧，我们不要她；你们老老实实地都滚蛋吧，趁着现在还有命。”

伊万赶走了皇帝，自己开始治理这个国家。

他现在生活得很好，老百姓们也都安居乐业。

山神

（德国）

作为母亲的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不幸的爱情的牺牲者一个安身避难之处。亚当的那些不走运的、不幸的孩子们，在失望和绝望的情况下，都用各种方法走向这个安身避难之处。有的人借助于绳子或匕首，有的人借助于铅弹或毒药，有的人则通过肺病或骨痲，以及诸如此类自戕的办法。可是魂灵却不需要所有这些花招，魂灵具有超出这一切的优越性，可以在愿意的时候就回到地面上来；而如果它们为愿已足、热情已冷，那么像对于凡人一样，再回到人世上来的路就永久地走不通了。

满怀愤慨的山神离开了地面，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见到阳光。然而，发挥良好效果的时间逐渐地软化了他的愤慨心情。这样的软化过程毕竟是用了很多的时间；过了九百九十九年，山神旧日的创伤才能复原。

这一天，山神的心情郁闷和寂寞达到了极限。他有一个宠爱的人、一个地下王国的宫廷小丑、滑稽可笑的考保利得，建议他到“巨人山”中去散散步开开心。这个建议合了山神陛下的心意，于是过了不到一分钟，就轻而易举地到达了旅行目的地。山神来到了他从前的花园里的一大片草地中间，他在一刹那间使这块草地和周围的一切都恢复了以往的景色。然而这一切都是人类的肉眼看不见的。穿越群山的旅人们，在这里除了密林之外，任何别的东西也看不出来。此处的景色使山神回忆起他那一去不复返的恋爱时期，那个时候曾经闪射出粉红色的光辉；此处的景色又使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爱情经历，他似乎觉得，他同美丽的爱玛相会，只不过是前天发生的事情，而且她的倩影如此清晰地降临在他的面前，宛如她本人就站在他身旁。可是一想到她曾经如何欺骗他和愚弄他，他那心中憎恨整个人类的怒火就更加旺盛地燃烧起来了。

“苦难的芸芸众生！”他从高山上眺望着城市和村镇的教堂和寺院的钟楼，大声地说，“我看你们依然在山底下，在山谷中，苟且偷生。你们曾经用你们的阴谋诡计折磨得我够呛，现在我要对这一切进行报复。我要残害你们，迫害你们，让你们在山神面前发抖。”

他刚刚说完这些话，就听到远处有人声。三个年轻人正在穿越群山，其中最胆大的一个不停地叫喊：

“留别擦尔，到这儿来！喂，留别擦尔，你这个专门糟踏姑娘的家伙！”

关于山神有过风流艳事的丑闻，从古以来就不停地互相传告，而且照样总是添枝添叶地夸大一番的。每一个走进“巨人山”的旅人，一定会和自己

的同伴们谈起这件风流艳事，而且援引了为数众多的谣言，目的在于使胆小的人心惊胆战。

然而有一些思想自由的人、爱开玩笑的人以及哲学家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大庭广众之中，都是一些不相信有什么幽灵鬼怪，反而对之加以嘲笑的人。他们经常在旅途上，为了开个玩笑或者为了表明自己胆大，会向山神挑战，用可恨的外号辱骂他。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曾听到过爱好和平的山神为了这种侮辱惩罚过哪一个。可是，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这种恶毒的嘲笑没有一个字传到他的地下王国的深处。因此，如今他听到了关于他本人此项“丑闻”被叙述得如此侮辱人的时候，他受到的打击就更大了。他以风一般的速度飞越过阴森的松树林，意图掐死那个毫无恶意用他取乐的可怜虫。可是他忽然想到，他这样公开地进行报复，不免会在各个村庄引起一片惊慌，行路人将要避免走过这一带地方，不会再穿越群山，那么他就会没有可能继续对人们进行报复。所以他决定让这个骂他的小伙子及其同伴们安然无恙地走他们的路，可是他心里却决定对他的胆大妄为予以惩处。

在最近的岔路口上，说笑话的人同另外两个旅伴道了别，这一次他总算平安无事地走到了自己的故乡吉尔什别尔格城。然而肉眼看不见的伴随者跟着他一直到了旅店里，为的是探明白需要时在哪里找到他。然后山神回到山里，考虑如何报仇。突然间他看见，在通往吉尔什别尔格的路上有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在赶路。于是山神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主意，要利用这个高利贷者作为自己报仇的工具。他变成了侮辱他的那个小小伙子的面貌，和犹太人同路而行，一面亲切地和他谈着话，一面引导他离开了大路。等到他们走进树丛里，他就凶狠地向犹太人扑去，抓住他的胡子，狠狠地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摔倒在地上，捆住了手脚，堵住了他的嘴，抢走了装满钱币和宝物的钱包。又用拳头好好地收拾他一阵子，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表示道别之后，他走了，留下了可怜的被掠夺一空、打得半死不活的犹太人。

等到犹太人惊魂稍定，并且确信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呻吟和大声呼救，因为他怕在这可怕的荒无人迹的森林里会饿死。不久，一个令人尊敬的人走到他身旁，看样子是附近城里的人。这个人问他遇到了什么意外。他看见犹太人被捆着，就解开他手脚上的绳子，总之，一个福音教派慈悲的萨马利亚人为解救一个遭抢劫的人所做的一切，他都做到了：他用他随身携带的冷水给他润了喉咙，领他回到大路上，然后像年轻的托维遇到的天使拉法伊尔一样，热情地把犹太人送到吉尔什别尔格城的旅店门口，还给了他几个饭钱，才道别离去。

犹太人走进一个小酒店，一眼看见抢他钱的人正自自在在在无拘无束地坐在饭桌旁边，像一个清白无罪的人一样，犹太人简直惊呆了。掠夺者正坐在那儿一面喝着当地制造的葡萄酒，一面同自己的酒友们开着玩笑；他身旁放着他的旅行袋，里面藏着抢来的钱包。惊呆了的犹太人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溜到屋角去，开始思索如何取回自己的财物。他完全肯定自己没有看错，因此他不动声色地走出门外去找法官，写了一份遇盗的状子。

吉尔什别尔格的司法机关，由于能够迅速而又勤劳地维护法律和正义，而享有盛名，不过这只是在办案子有赚头的时候才会如此；而如果遇到光是为了执行职务的场合，以及其它场合，司法机关的行动可就同乌龟爬行一样了。经验丰富的犹太人对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十分熟悉，于是正当摇摆不定的法官迟迟不肯批准他的状子时，他就指出了物证的价值。这个辉煌灿烂的希

望使得法官急忙下了逮捕令。警吏们带好了长矛短戟，包围了小酒馆，抓住了无辜的犯人，带到了市政管理局所在地。在这里，城里德高望重的父老们已经聚集在一起了。

“你是什么人？”市法官等到被告被押进房间后严厉地问道，“从什么地方来？”

被告老老实实、无所畏惧地回答说：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裁缝，我叫宾涅吉克斯，从利宾瑙来，在这里的老师傅家干活。”

“是不是你穷凶极恶地在森林里袭击了这个犹太人，狠狠地殴打了他，捆住了他，又抢了他的钱包？”

“这个犹太人我从来没见过，我没有打过他，也没有绑过他，更没有拿过他的钱包。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手艺人，而不是拦路抢劫的强盗。”

“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规矩人呢？”

“我可以用我们行会的证明书来证明，我自信于心无愧。”

“把证明书拿出来看！”

宾涅吉克斯安然地解开了旅行袋，他很清楚，袋子里除了靠诚实劳动赚来的财物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不过，这是什么东西呀？……从袋子里抖出来的一点可怜的财物底下，有什么东西发出类似金币的叮 声。警吏们灵巧熟练地开始在什物里搜寻，结果从当中拉出来了一个沉重的钱包。心花怒放的犹太人立刻表示承认法庭应该分到的一份，同时声明这就是他那些被抢去的财物。小伙子如同突遭五雷击顶，面色苍白地站在那里；他双唇颤动，双膝抖得直不起来，差一点儿没吓昏过去；他失去了讲话的本能，一个字也说不出。法官紧皱起来的眉头和威严的面孔预示着情况不妙。

“怎么样啊？恶棍！”他雷鸣般地吼叫起来，“现在你还能厚着脸皮抵赖吗？”

“法官老爷，您发发慈悲心吧！”被告央求着哭诉说，同时跪在地上，伸出双手表示恳求，“我可以请上天所有的神明作证，我没有抢东西，我也不知道犹太人的钱包怎么会落到我的袋子里来的。上帝可以作证！”

“你抢东西的事已被揭穿，”法官接着说，“钱包是在你的袋子里，这个足以证明你有罪。你要尊敬上帝和政府，你要在刽子手前来用刑拷打逼你说出真话以前，自愿地坦白承认才行。”

吓得魂不附体的宾涅吉克斯继续坚持自己无罪，可是他的话没人听；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骗子，千方百计地企图从绞刑架上溜走。于是请来了可怕的海灭尔灵老师傅，叫他弄个水落石出，用他那种钢铁的辩词迫使犯人服罪于上帝和政府当局。可怜的小伙子彻底地丧失了一个心地纯洁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心安理得：他全身颤抖，等着受罪。当刽子手已经准备把他吊在拷问架上的时候，可怜的人心里明白，这种刑法一定会使他失去劳动力，永远丧失重操针线的可能。由于他不愿意一辈子当残废，他决定一劳永逸地不再忍受所有这些折磨，于是就招认了无论是灵魂或是肉体也不曾犯过的抢劫罪行。

到了这个时候，审讯工作立即结束，根据法官和陪审员们一致的意见，被告被判处绞刑。这项判决，按照司法机关仓促草率的老规矩，以及节省开支的目的，应该在翌日清晨就付诸执行。公众对这个引人入胜的案件和即将执行的死刑深感兴趣，也都认为英明的法官做出的判决公正而又正确，然而

对法官们鼓掌比谁都响亮的，是那位慈善的萨马利亚人，他也挤到法庭里来了，并且不断地大加颂扬吉尔什别尔格的大人先生们是多么热爱正义。实际也确实如此，任何人热烈关心这件案子的程度，也比不上这位人类的朋友；而他不是别人，就是留别擦尔本人，他用一只肉眼看不见的手把犹太人的钱包偷放在裁缝的袋子里了。

第二天大清早，留别擦尔已经变成了一只乌鸦，在法院旁边等待着凄惨的行列从中走出，这一行列的使命是要押送他的复仇对象到绞刑架那里去。他胃里升起了乌鸦的食欲，急于啄食被处死者的双眼。然而在这一天，他白白地等待了一番。

有一个虔诚的僧人哥劳洛克法师，对于引导罪人在死刑架上走上真理之路的意义，比某些初出茅庐的神学派人物，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所有由他进行死前思想准备的罪人们，都要热心地灌输给他们圣洁的精神。然而无知无识的宾涅吉克斯显得如此粗俗、如此拙笨，致使法师看清楚，在分配给他的短短时期内要想劝导他，使他成为圣洁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请求法院延期三天……

留别擦尔晓得此事以后，就飞回山里去等待复仇时刻的到来。他按照老习惯在森林里散步时，忽然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下呆着。她的头无力地垂下来，用白嫩的手托着。她穿的衣裳相当朴素、整洁，而且是城里的式样。她时时用手擦眼泪，那泪珠儿顺着两腮滚落下来；她那丰满的胸膛时时发出悲戚的叹息。从前山神亲自体验过女人眼泪的影响。现在这些眼泪使他如此感动，致使他第一次破了例：违背了要伤害和摧残通过群山的亚当之子女的规定。他心中甚至重现了高尚的同情感，于是他全心全意地想去安慰这个美人儿。他变成一个可敬的市民模样，走到年轻姑娘身边，亲切地问道：

“可爱的姑娘，你一个人在密林里为什么伤心哪？把自己的忧愁告诉我吧。谁知道呢，也许我能帮助你的。”

姑娘本来深深沉溺在自己的哀思之中，一听到他的声音，吓了一跳，抬起了低垂的头。啊呀！多么忧伤、多么碧蓝的一双眼睛在望着他！一双温柔的、闪耀着忽明忽暗光辉的眼睛，简直可以融化铁石心肠；两颗透明的泪珠，像两粒钻石，在两眼中闪闪发光，使得她那美妙年轻的面孔显示出难忍的痛苦，使得她那漂亮的、纯真的脸有了更多的魅力。姑娘一看见面前有一位外表如此端庄可敬的人，就张开了红艳艳的樱桃小口，说道：

“善良的人，您何必关心我的忧愁呢？反正您一点也帮不上忙。我是一个不幸的杀人犯，我害死了我爱的人，因而我想用眼泪和忧伤赎我的罪，一直到肝肠寸断为止。”

可敬的人大为惊异。

“你是杀人犯？”他喊道，“你长着天使般的面孔，会怀着地狱般冷酷的心？不可能的！诚然，人们什么坏事、什么阴险行为都干得出来，这个我是知道的。然而我却想不到你会干出这种勾当来！”

“如果您愿意，我就解释给您听。”伤心已极的姑娘说。

“你说吧。”

“我有一个童年时期的朋友，”姑娘饮泣着说，“他是我们一个女邻居、一个慈祥的寡妇的儿子。他长大以后，挑中了我作为他的意中人。他非常可爱，非常善良，非常诚实和正直，他真诚地、忠实地爱着我，以至于征服了

我的心，于是我也发誓永远爱他。唉！我是一条毒蛇呀，毒害了我爱人的心，迫使他忘记了他正直的母亲的教导，推他走上犯罪的道路，为此他要付出生命来！”

“是你吗？”山神惊叹地说。

“是的，先生，我是杀人犯，我迫使他拦路抢劫，去夺取狡诈的犹太人的财物。吉尔什别尔格的老爷们捉住了他，判他绞刑，多么不幸啊！明天他就要被绞死了！”

“这件事罪过在你身上吗？”受到震惊的山神问。

“是的，先生，他的生命趋于灭亡，我的良心要负责的。”

“为什么是如此呢？”

“他动身出门同我道别时，他抱着我说：‘亲爱的，你要对我忠贞。苹果树第三次开花和燕子第三次筑巢时，我就会回家来，把你娶来做新娘……’我也坚决发誓忠贞于他。等到苹果树第三次开了花，燕子也第三次筑好巢的时候，宾涅吉克斯果然回来了。他提到了自己过去的诺言，准备举行婚礼。可我却去挑逗他、戏弄他，正像姑娘们对自己的未婚夫们常做的那样，总是一个劲儿地说：‘我不会做你妻子的，因为我的小床太窄，两个人睡不下；而你却一贫如洗，你先去挣一些金光闪闪的金币来，那个时候咱们再谈！’可怜的宾涅吉克斯！他听了这些话当时是多么难过啊！‘嗨！克列尔痕，’他先叹了一口气，眼含热泪地说，‘假如你心里想的只是钱，只是财富，那就意味着，你已不是从前那样正派的姑娘了。难道说你从前发誓忠实于我的时候，你不曾紧握我的双手吗？而在当时我除了这双可以养活你的手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呢？你这样多的傲气和虚荣是从哪里来的呢？唉！克列尔痕，我完全明白了，一定是另一个有钱的求婚者从我这儿夺去了你的心。你这个不忠实的姑娘，你原来是这样报答我的吗？这三年，我是在孤独之中度过的，是在哀伤和期待之中度过的，计算着每一个接近于娶你为妻的钟点。当我在群山中漂泊时，希望与快乐是多么迅速地催促我前进啊！可是现在你却背弃了我！’

“他要求我，央求我，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我的心并没有拒绝你，宾涅吉克斯。我只是暂时地拒绝和你成亲。你去挣一份家业，赚一些钱来，等到这些你都有的时候，你再来，那个时候我就情愿和你同眠在我床上了。’‘好吧，’他气愤地说了一句，‘既然你要这样，我就到处去走，去跑，去乞讨，去抢，去杀！一直到我弄到龌龊的钱来买你的爱情以前，你别想再看见我。祝你健康，我走了！再见吧！’就这样我迫使可怜的宾涅吉克斯走上邪路。他生着气离开了我，善良的天使保护者离开了他，于是他干了他的心所厌恶的事情。”

听到这些话，可敬的人摇了摇头，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奇怪！”

然后他对姑娘说：

“可是为什么，”他问道，“你对无人的森林诉起苦来，这样诉苦既无助于你自己，也无助于你的未婚夫嘛。”

“亲爱的先生，”她回答说，“我本来是要到吉尔什别尔格去的，可是忽然我的心痛苦难忍，不得不坐在这棵树下休息一会儿。”

“你到吉尔什别尔格去做什么？”

“我去跪倒在残忍的法官脚下，试一试用哀号去央求他饶恕我的未婚

夫，城里的姑娘也会帮助我去哀求。也许老爷们会发善心，会饶恕了无辜的人一条性命。而如果我不能从耻辱的死神魔爪中抢出我的心上人，那么，我就要万分愉快地同他死在一起。”

她这些发自肺腑的话使山神大为感动，因而从这一时刻起他放弃了一切复仇的念头，而且决定把悲哀已极的姑娘的心上人交还给她。

“擦干你的眼泪吧！”他关切地说，“驱散你的悲哀吧。日出以前，你的心上人会像风一样自由的。明天，雄鸡刚一报晓的时候，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等到有人敲你的窗户，你就打开你的房门吧，在门外你就会看到你的宾涅吉克斯。可是千万别再用过分的要求使他生气！你可要知道：你算在他身上的那种罪行，他并没有犯过，因此你一点儿过错也没有，因为光是你的特殊性格也不可能唆使他去干坏事。”

姑娘对这些话十分惊愕，于是凝视着新认识的人的面孔，可是，她连一点狡猾或嘲笑影子都看不出来，终于相信了这些话。她那忧伤的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她虽然还有些怀疑，然而已经感到愉快了，于是问道：

“亲爱的先生，如果您不是在耻笑我，如果一切真的会像您说的那样，那么您一定是一位预言家，若不然就是我那心上人的慈善的天使救星，不然的话，您怎么会什么都知道呢？”

“慈善的天使吗？”留别擦尔惶惑地喃喃地说，“不，根本不是。然而我能成为一个慈善的天使，我会证实这一点的！我是吉尔什别尔格城的一个市民，他们审判可怜的罪人时，我曾经在议会上；然而他的清白无辜已被证实，因此你不必为他的性命担心。我去把宾涅吉克斯从缱绻之中解救出来，因为我在城里是颇有名望的，你振作起来，太太平平地回家去吧！”

姑娘当即听从了他的话，尽管恐惧和希望还在她胸中搏斗着，她还是回去了。

“我的儿子，你的罪孽深重啊！”牧师哥劳洛克说，“因此你不要怕炼狱的火焰，它可以帮助你洗净你的罪孽。你要感谢上帝，因为被你抢劫的人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不然的话，为了赎罪你就不得被抛入烧开了的焦油锅里，一直到喉咙口，要烧你一千年。你掠夺的只不过是一个可鄙的犹太人，因而你的灵魂在一百年之内就可以洗净，像在火里炼过的白银一样；我会恳求上帝把你脆弱的肉体放在油锅里不超过腰部。”

尽管宾涅吉克斯十分清楚自己无罪，然而他心中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相信自己的接受忏悔的牧师有权予以惩戒或者予以宽恕，于是他根本不去考虑在阴间重审自己案件的问题；而如果坚持要求在阴间重审的话，他又由于害怕受刑而退缩不前。所以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牧师身上了。他央求自己的拉达曼慈悲为怀，尽量设法缩短他在炼狱中受折磨的时间。终于，严格的牧师同意把他浸在液体的火焰中仅仅到膝部为止，然而他的主意已定，不管如何央求，牧师是一点儿也不肯再让步了。

罪孽的不共戴天之敌刚刚离开监牢，最后一次对心胆俱碎的罪人道了晚安，就在门口和隐身不见的留别擦尔遇在一起。留别擦尔尚未打定主意，如何完成自己的意图把罪人解救出来，要做到既不使吉尔什别尔格的执法人感到失望，又要使他们至少认为自己的判决已付诸执行，因为法官以他自己不眠不休地对于正义的关怀，已经赢得了山神的尊敬。突然之间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他觉得是行得通的。他跟着牧师溜进了修道院，偷了一件法衣穿在自己身上。这样一来，他打扮成牧师哥劳洛克的形状向监牢走去，典

狱长卑躬屈节地给他开了牢门。

“为了关心拯救你的灵魂，”他对囚徒说，“我又来了，尽管我刚刚离开牢房。我的儿子，你坦白地说，你的心灵和你的良心是否还促使你希望我再来安慰你呢？”

“可敬的神父，”宾涅吉克斯回答说，“我的良心是安定的，然而炼狱却使我害怕，恐惧像老虎钳一样夹住了我的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呀，神父啊！”宾涅吉克斯回答说，“两只脚在火红的熔岩里走来走去，这个我是吃不消的。”

“笨蛋！留别擦尔反驳说，“如果它使你热得吃不消的话，你就别走进去好啦。”

宾涅吉克斯听到这些话大惑不解，惊异地望着牧师的脸色。牧师发现了这种情况，意识到自己回答得不对头。于是他换了一个题目。

“好吧，关于这个事我们以后再谈。”他说，“现在你告诉我，你还想念克列尔痕吗？你还爱她吗？还承认她是你的未婚妻吗？如果你在到另一个世界以前有话对她说，你就托我转达吧。”

一听到克列尔痕的名字，宾涅吉克斯比刚才更加吃惊了。他一直力图压抑在心中的那种对于她的思念，重新有力地发作起来，特别当他想到临别寄语的时候，他大声地痛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种凄惨的场面在恻隐的牧师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怜恤之感，使得他决定立即结束这种把戏。

“可怜的宾涅吉克斯，”他说，“别难过啦，放心吧，刚强一些，因为你不会死的！我已经查清楚，你不曾犯过抢劫罪，你的双手没有被任何罪行所染污，所以我决定来放你出牢，去掉你的镣铐。”

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柄钥匙。

“我们来看看，”他继续说，“这把钥匙合适不合适。”

一试就成功了，镣铐从囚徒的手脚上脱落下来，小伙子去掉了镣铐，自由自在地挺直了身子。然后好心肠的牧师同他交换了衣服，说道：

“你要像信神的法师一样，安然地在牢门口的狱卒身边走过去，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一直到出城为止；然后你就撩起长袍的前后襟，毫不停歇地往山里跑，一直跑到利宾瑙克列尔痕的小房子为上。你要轻轻地敲敲窗子，你的心上人正在望眼欲穿地等着你哪。”

可怜的宾涅吉克斯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做梦。他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招了招手，捏了捏腿，为的是搞清楚，他是在做梦，还是醒着。等到他确信这一切都不是梦，就扑倒在自己救命恩人的脚下，抱住他的双膝，想要用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谢意。然而却在无言的欢乐之中躺在地上了，因为他的舌头已经不听他使唤。充满爱怜之心的牧师终于催他赶快出去，分手的时候送给他一个大圆面包和一段香肠，为的是让他在路上充饥。

被解放了的人摇晃着两条无力的腿，迈出了凄凉的囚室的门坎，一直害怕会被人看穿。然而天主教教士的长袍使他有了神圣而慈祥的威严姿态，狱卒们连想也没敢想，长袍里面隐藏着一个犯人。

这个时候，克列尔痕忧郁孤独地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倾听着每一阵吹过的风声，倾听着过路人的脚步声。她常常觉得仿佛有什么人在墙外走动，仿佛门铰链发出了吱吱的响声。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惊慌不安地跳起身来，心中砰砰直跳，通过窗户缝向外瞧，可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隔壁院

子里的雄鸡已经抖动着翅膀，唱出了报晓的歌声，修道院里已经敲响了晨弥撒的钟，这些声音在她心中都变成了送殡的钟声。更夫吹过了最后一次号角，唤醒了正在酣睡的面包店女主人，召唤他们开始清晨的劳动。克列尔痕家里圣像前的油灯灯光暗淡下来了，灯里的油已经不多。不安的心清一分钟一分钟地增长起来，使她看不见一个吉兆——逐渐暗淡下来的灯芯结成一个奇妙的玫瑰花形状的灯花。她坐在床上，悲哀地哭着，伤心地说着：

“宾涅吉克斯呀，宾涅吉克斯！今天对于咱们俩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日子哪！”

她跑到窗前。啊呀！血红色的天空笼罩着吉尔什别尔格城，不祥的乌云，像丧服的绉绸，像覆盖尸体的殓衣，在地平线上飘浮。一看见这样不祥的征兆，她的心不由得颤抖起来。她沉陷在茫然的深思之中，四周围死一般的寂静。突然，有人轻轻地敲了三下窗子。欢乐的颤抖渗透了她全身。她跳了起来，一听到通过窗缝传进来的低语声，她惊呼起来。

“亲爱的，你不是在睡觉？”

刹那之间她已经来到门口。

“哎呀，宾涅吉克斯！这是你吗？或者只不过是你的魂灵？”

然而，她看见的是法师哥劳洛克，就一下子仰面朝天跌倒在地，吓得昏了过去。这个时候，忠实的宾涅吉克斯的手臂温存地抱住了她，紧接着爱的亲吻——这种治疗一切瘕病和昏厥症的特效良方，顷刻之间就使未婚妻恢复了知觉。

欢乐的相会最初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内心真情的发泄告一段落，宾涅吉克斯就向她讲述了自己从可怕的牢房里奇妙地逃出来的经过。然而由于劳累和干渴，他的舌头和喉咙粘在一起了。克列尔痕拿来了冷水。他解了渴以后，又感到饿得厉害。可是她除了面包和盐以外没有别的食物，而面包和盐则是所有恋爱者的传统食品。在此时刻，一对情侣高高兴兴地急忙互相保证，吃这样的东西一生一世都会满足的，只要是永不分离就好。

这时候，宾涅吉克斯忽然想起来那一根香肠，他从衣袋里掏出来，立刻感觉奇怪得很，这根香肠怎么变得那么沉重，就像一块铁鞋底一样。他折断了它……奇迹啊！从里面落下来许多真正的金币！一看到这些金币，克列尔痕大惊失色，她以为这些钱是赃款，她以为宾涅吉克斯在抢劫犹太人这件事上并不是无关的，并不像她在山里遇到的那位可敬的人所肯定的那样。然而诚实的小伙子郑重地向她发誓，说藏在肠子里的财宝一定是那位虔诚的法师送给他们俩的结婚礼物，这样她才相信了他的话。

他们俩怀着深刻的感情颂扬了自己的恩重如山的恩人。后来他们夫妻二人离开了故乡，迁居到布拉格。在布拉格，裁缝师傅宾涅吉克斯同自己的妻子克列尔痕和他们的子孙们，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幸福地生活了许多许多年。绞刑的恐怖，深深地在宾涅吉克斯的心中扎了根，使他下决心永远不欺骗自己的顾客，而且违反了同行们的风俗习惯，从来没有隐藏过一块料子。

在那个清晨时刻，正当克列尔痕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却听到了未婚夫敲窗子的时候，吉尔什别尔格的监牢里也响起了敲门声。叫门的是哥劳洛克法师，他在笃信宗教的热情中好不容易等到要完成可怜的罪人赎罪的愿望之日。在这个日子，神父要把这个已经赎罪一半的罪人交给暴力行刑者去处死。扮演罪犯角色的留别擦尔，出于对法律的尊敬，决定把这个角色扮演到底。看样子，他似乎是视死如归。对此，笃信上帝的法师十分高兴，把被判死刑

者这种坚强性看成是自己对可怜的罪犯的心灵进行工作所产生的美好结果。他毫不迟疑地又用自己的精神训诫去支持犯人的心情镇定，用下面这些令人快慰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劝谕：

“有很多人送你去处决的地方。你也要知道，有同样多的天使在准备接受你的灵魂并引导到光辉灿烂的天堂上去。”

然后他从囚徒身上去掉了镣铐……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执行法官们确定已经到了把犯人肉体处死的限期，他们对犯人的精神状态是毫不关心的。判决立即予以执行。由于留别擦尔已被押出监狱，并且被看成是估恶不梭的罪犯，他就心甘情愿地顺从了死刑的一切手续。刽子手把他从绞架梯子上推下去以后，他就拚命地在绞索里挣扎起来，他闹着玩的时间那么久，那么厉害，以至于刽子手们都感到可怕了。因为人群中发出了一片怨言，听到了有人建议用石头投击刽子手，因为他过分地折磨着可怜的罪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留别擦尔挺直了身躯，假装死去。可是等到人们纷纷散去，刑事法庭附近只剩下几个人，他们在绞架旁边走来走去，打算走近尸体去仔细欣赏一下，这时，绞索中爱开玩笑的人又开始耍他的把戏，用可怕的鬼脸吓坏了前来观看的人。因此傍晚时分到处传开了一个谣言，说上了绞刑的那个人怎么也死不了，依然在法院门前的绞索里舞蹈。这种谣传促使议会委派几名代表于翌日清晨去查明真相。可是等到到达了现场以后，在绞索上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一捆稻草，裹在旧布里，好像豌豆田里用来吓唬麻雀的稻草人一样。吉尔什别尔格的大人先生们惊异到了极点，他们命令绝对保密地从绞刑架上取下来稻草人，而且放出风去，说什么夜间刮起一阵强风，把身体轻的裁缝尸体从绞索上吹下来，带到国外去了。

仙女下凡

（法国）

如果在美妙的春夜您仰望天空，也许您能发现一颗遥远的行星，放射出悦目的玫瑰色的光芒。知道这颗行星存在的天文学家并不多，因为要想看到它，不仅需要借助于最强有力的天文仪器，而且需要诗意。

因为这个行星没有名称，我们干脆就称之为“小星座”吧。在平静而纯洁的小星座的环境中住着一些仙女，她们本来是在地球上的。她们之所以不得不离开我们这个星球，是由于战争，是由于人们的嫉妒心和自私自利，以及一切其它人世间狠毒和卑鄙的表现。假如仙女们晓得，她们在地球上只能看到听话的孩子和浑厚的成年人，那她们就可能很愿意再飞回到地球上来的。

仙女们的女皇在小星座的京城里召开了一个大会。议程上有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位最美丽的淡黄色头发的名字叫罗洁塔的仙女提出正式请求，要回到大地上去。

仙女们的女皇试图把这件事拖延一个时期，她指定了一个审查委员会，要求写出几份冗长的记录，希望以此打消自己年幼的臣民原来的念头。然而女皇的计谋没能奏效，因此今天的会议必须做出相应的决定。

问题在于小星座上有一条严格的法律：仙女们可以关心别的行星上的生

活，可以在夜间以隐身者的身份去访问其它星球，然而不得再变成人类血肉之躯，否则将被永远从小星座上驱逐出去。

可是尽管有这项严厉的法律，罗洁塔还是要求回到地球上去。

“她有了爱人。”仙女们在彼此之间谈论着。她们回忆起，有一个春天的傍晚，罗洁塔久久地注视着一个青年人，显然是一位大学生，他正在一家凄凉的下等旅店一个房间里做功课。一个爱讲话的仙女说，第二天夜间，罗洁塔在自己心上人的窗旁飞过，用全力向房间里吹气，使房间内充满了她那玄妙的呼吸的香味。每一位仙女在自己的记忆当中，都找到了某一种证据，证实了她们这位女友内心之平静已被爱情所破坏。

开始讯问的时候，仙女们之女皇假装对关于她的臣民当中流传的谣言，毫无所知。

“我的孩子，”她柔和地说道，“你在准备采取一种不明智的行动。你通晓我们的法律，虽然我对你有好感，我也不能违反法律。我们这些所有在场的人都爱着你。当真你会为了某种古怪的念头而牺牲我们真挚而又永恒的友谊不成？”

“仁慈的女皇陛下，”罗洁塔说，“我想在大地上生活。”

“我的孩子，难道你不明白，你这样会丧失什么么？你是晓得地球上的情况的。你在凡人身旁度过许多夜晚，比其他仙女们要多得多，你力图安慰他们并引导他们走上正路。你能够常常达到这种目的吗？最后还有一点，罗洁塔，你在云端可以描绘出如此美丽的图画，可以用稀有金属制造出极其美好的雕花酒杯和许多装饰品。难道你忍受得住在到处是低级旅店、简陋房舍和官方纪念碑的人世间的每天每日的折磨不成？”

“仁慈的女皇陛下，”罗洁塔说，“我想在大地上生活。”

“我的孩子，既然你坚持自己的要求，我没有权力阻止你，但是我可以对你提出最苛刻的条件，而且我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别的缺少理性的仙女仿效你的榜样。”

然后女皇要求罗洁塔回避，她同有地位的仙女们、议会的成员们，开始考虑不驯顺的仙女要想获得脱离小星座的许可而必须接受的条件。讨论持续了很久，这是因为那些淡黄色头发的、漂亮的仙女们是宽大的，而灰色头发、干瘪了的仙女们则是很严峻的。

罗洁塔再次出现在议会面前时，她看见了一些激动不安而又忧郁不欢的面孔。但是，她听到裁决时，连抖动都不曾抖动一下。

“我的孩子，”女皇说道，“你将要动身到地球上去，将要变成一个女子，然而你的身体将要由稍微温暖的白蜡做成。因此你只能生活在寒冷的地带，永远不可靠近火，而且要当心自己被阳光晒着。否则你就会融化，你的身体也就会永远消失，因为永远不会再次准许你具有人形。除此以外，我们的小星座对于你来说，今后永远是关闭着的。你接受这些条件吗？”

“仁慈的女皇陛下，”罗洁塔说，“我想在大地上生活。”

“永别了，我的孩子！你的女伴们委托我转交给你几枚金币、一束紫罗兰，这束鲜花的生命将和你的生命同样长，还有这一件衣服，是她们用精细的凡而纱制成的。现在仙女瑶兰达送你下凡。你希望在哪里降落呢？”

“仁慈的女皇陛下，在我的心上人旁边降落。”罗洁塔回答说。

小仙女从天上降落到一座大城市里，这座城市她从前常常来过。变成一位女郎之后，她没有立刻跑到她的心上人落脚的那个凄凉的旅店里去，而是

先去烫好自己淡黄色头发，使自己变得更美丽一些。她发现地面上的理发师们丝毫不逊色于天上的，她对于自己和人们的初次接触感到满意。

罗洁塔若是穿着自己那身在天上用凡而纱制成的衣裳，白天在街上走路，不可能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因此她立刻走进一家裁缝店。她从那里出来又走进一家时兴的女帽店，然后又去一家鞋店。

她在这座大城市里颇感兴趣地兜来兜去的时候，忽然感到十分疲劳。她的前额流下了大颗的汗珠。这时，她想起了仙女之女皇对她的警告，随即不再走进商店，因为那里边太热了。

罗洁塔对于自己的外表装束感到满意，对于自己本人也感到有信心。她毫不犹豫地走进了那个小旅店，她向感到惊讶的女店主要了一间房子，紧接着兴高采烈地在这间简陋的、糊着已褪色的壁纸的斗室内定居下来。这个时候仙女罗洁塔沉思起来了。她很清楚人们的风俗习惯，要想同一个陌生人交谈，光靠一个愿望是不够的，而必须有一个借口。虽然罗洁塔具有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但是她没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去结识自己心爱的人。她所具有的谦恭谨慎压倒了焦急心情；她决定把结识一事拖延一个时期。于是她关闭了暖气，躺在鬃褥子上面了。

第二天，唤醒了罗洁塔的，不再是小星座奇妙的星光，而是灰蒙蒙的人世间的黎明。她用了一段时间才回想起昨日的主要事件：仙女之女皇的裁决、髻头发……她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地位和靠近心爱的人而感到幸福。

她穿好衣服以后，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到下面旅店的账房去，探听一下使她感兴趣的消息。女店主极亲切地接待她，罗洁塔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经把自己的童年、自己儿子的生活和丈夫的死亡都告诉了她。而等到小仙女直爽坦白地把自己住在旅店的原因讲给她听以后，她的话语就滔滔不绝地流了出来。

“啊，这是弗兰苏阿先生呀！小姐，您永远找不到更可爱、更正派的意中人人了。可惜您来得太迟啦，因为今天傍晚他就要走了。是的，小姐，就是今天傍晚。他胜利地通过了最后一次比赛，被任命到某一个移民区去供职。我不能告诉您，究竟到哪一个移民区去，就知道是在南方，那些地方有野人喝人血，而且用人骨头做乐器。要知道那是移民区啊！”

罗洁塔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女店主解释并不是所有的移民区的情况都是这样凄惨的。只有一个字使她十分动心：南方，也就是炎热！

尽管如此，当天傍晚仙女还是上了一节火车，坐在长条椅子上；这列车是向南开的，车上也坐着弗兰苏阿。她的膝头上放着一束紫罗兰，她的眼睛闪射出灵感的光芒，她那修长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了粗糙的座椅包皮。

第二天，罗洁塔登上一艘巨轮，弗兰苏阿就是乘这条船去上任的。表面上看来她像是一位无忧无虑的年轻女郎，实际上如果她的思想已陷入永恒的境界，那死亡对她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天气有些阴沉沉的，海面上吹来了凉爽的和风。小仙女扶着栏杆站在甲板上，感到自己很幸福。海港上刺鼻的气味她觉得胜似仙女之国的芬芳。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压瘪了的船舶零件、没刮脸的老海员、生活本身……

他们当中是哪一个先说话的？我不知道。要么是罗洁塔第一个对他微笑了一下，要么是弗兰苏阿递给她一支烟，或者是为她摆好了躺椅。反正不管怎么样，当天晚上，两个青年人在海洋和群星的怀抱中交谈起来，仿佛他们一向就认识一样。南方出现了小星座，发射出异常鲜明的光芒，然而罗洁塔

遥远的女友们打来的信号，她并没有看见，她仅仅看见了自己男朋友的眼睛。

那些仙女们注定不会尝受到此类夜晚的幸福。两个青年人，在波涛拍溅的催眠声中，共同留在甲板上一直到天明。天空上出现了朝霞时，弗兰苏阿从迷醉中清醒过来，说道：

“您觉得冷了嘛，您的手都冻僵了，该回到船舱里去了。”

“我从来不会觉得冷的，”罗洁塔赶忙回答说，“我就是怕热。”

弗兰苏阿笑了起来，说道：

“那样您就必须在前面头一个码头下船，然后改乘向北方行驶的船只，要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日晒几分钟就可以烧熟鸡蛋。”

“请您告诉我，您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吗？”罗洁塔稍事沉默以后问道。

“那当然喽。对于男子来说，没有比职务更重要的事了。某些人在移民区遭遇到失败，或者丧了命（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更倒霉了），可是我的心脏是健全的，我的神经是坚强的。”

“您不觉得，为爱情而死，胜似被蛇咬死，死于肝病，或者由于在办公室呆了三十年而死去吗？”

“您的想法好奇怪呀，”弗兰苏阿感到惊奇。可是，他对着她那极美的年轻的脸看了一眼以后，又低声补充了一句：“难道说相爱而又不死就不行吗？”

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这一天，仙女之女皇根据仙女瑶兰达的要求，又召开议会的会议。

“仁慈的女皇陛下和姐妹们”会议开始以后仙女瑶兰达说，“我知道，破坏我们的法律而不予惩罚是不行的；然而我们大家，除了心狠的仙女卡拉包萨以外，都是有恻隐之心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为我们小罗洁塔的案件提出申诉。你们大家都知道，她正在面临着毁灭。我们真的不采取任何措施去拯救她吗？”

“我的孩子，”女皇回答说，“现在罗洁塔已经置身于我的权力范围以外了。如果我们的怒火发泄在罗洁塔的情郎身上，她的毁灭就更加不可避免了。使她摆脱她心甘情愿选定的归宿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是幸福的嘛。”

“仁慈的女皇陛下！”瑶兰达继续说，“请您把这种爱情从罗洁塔的心里驱逐出去吧，要不然就请您让那艘船改变航道吧！”

“不，”女皇说，“我们不再干预地球上的事情。”

仙女们也都附和了女皇的意见。

弗兰苏阿整天整天地坐在甲板上，沉溺在玄妙的幻想之中。罗洁塔只有在黄昏以后才走出船舱。这个时候对于弗兰苏阿来说，生活才有了新的意义。他设想了一些未来的计划，罗洁塔总是毫无异议地表示赞同。弗兰苏阿向她叙述了自己的过去，谈到了自己的老母亲，讲到了有些耳聋的婶母，提到了他在那里降生的村镇，在那个村镇里他曾经是人人喜爱的孩童。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她关于她自己一句话也没讲给他听，也没有给她看过她的照片。似乎是世界上一切国度她都知道，可是她对这些地方了解的程度完全一样，也许只有他在那里读过书的一座大城是例外。他在猜想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可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彬彬有礼的人能够靠猜想弄清真情实况吗？

几天以后，弗兰苏阿发现罗洁塔变了样子，她消瘦了，她的双目凹陷，声音发抖，眼光惊慌不安。罗洁塔却安慰他说：

“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弗兰苏阿，我需要的不过是适应炎热的气候

而已。”

他认为罗洁塔进食很欠考虑，就劝阻她不要贪吃过多的冰淇淋和清凉饮料，建议她改喝热茶，想不到她断然地拒绝了。

航行到第七天，罗洁塔昏倒了，但是她不许去请船上的医生。最近的一个停船之处，至少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到达，船长却又不同意为了一个生病的女旅客而改变航线。

“既然她不愿意请医生，”船长嘟哝着说，“那就让她自己去照顾自己吧。”

弗兰苏阿由于感到自己在她这种怪病面前束手无策，而陷入绝望之中。到了第九天他又有了希望：猛烈的暴风雨来了，天气变得凉爽一些，罗洁塔又活过来了。她上到甲板上，漂漂亮亮的，高高兴兴的。然而她已消瘦得那么多，以至于那件凡而纱的衣裳在她身上，像挂在棍子上一样摇摇荡荡的。

当天晚上弗兰苏阿向罗洁塔求婚。她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温柔地抱住了他，她的两只眼睛充满了欢乐和绝望。

仙女之皇啊！您看得见正在舞蹈着的罗洁塔在她未婚夫的怀抱中显得多么瘦小吗？难道说在您心中一丁点儿怜悯之心也没有吗？难道说由于人类的狠毒也使您冷酷起来，因而您继续让您的魔杖锁在用云彩制成的箱子里边吗？

可叹哪！到了第十天，太阳是空前的灼热，船舱也不再是足以躲避酷暑的地方了。

罗洁塔试图用毛毯和冰块保护自己的身体和面孔，然而她体内的火焰使她受到了损伤。她明白她要死了。

中午时分，她照了照镜子，在镜中她看见的只是一张瘦瘦的小脸和干枯了的身体。她不愿意让弗兰苏阿看见自己这个样子。她知道，此时此刻他在睡觉，为的是养足精神，好整夜地陪伴着她。于是她安详地最后一次穿上自己那件天上的衣裳，这件衣裳现在实在过于肥大了；她走上甲板，避开了旁人的眼睛，置身于午后的太阳酷热的光线之下……

吃午饭的时候，一个水手给弗兰苏阿送来了一件被他拾起的凡而纱女衣。惊慌不安的弗兰苏阿急忙跑进罗洁塔的舱房。舱房空无一人，只有桌子上摆着一束枯萎了的紫罗兰。

小星座依旧对那些善于观察太空的人闪射着光芒。罗洁塔终于没能够再回到小星座上面去。然而仙女们的女皇不肯让她永无休止地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游荡。如果您能看到一颗流星，比别的流星颜色更红、光线更强，您就应该知道，在这颗流星上面小小的融化了的仙女的灵魂找到了栖息之处。

赫拉克勒斯的故事

（希腊）

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和童年时代

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与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阿尔克墨涅是珀耳修斯的孙女，底比斯王安菲特律翁的妻子。安菲特律翁也是珀耳修斯的孙子，是泰林斯国王，但后来离开了那个城市，移居底比斯。

宙斯之妻赫拉痛恨阿尔克墨涅当了丈夫的情妇，当然，她对赫拉克勒斯

也很忌恨，因为宙斯向诸神预言，他的这位儿子前途无量，将来大有作为。当阿尔克墨涅生下赫拉克勒斯时，她担心他在宫中安全没有保障，于是将他放在篮里，篮子上盖了一点稻草，然后放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后来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田野，当然，如果不是一个神奇的机会，使雅典娜跟赫拉走到那地方，这孩子肯定活不了。雅典娜看到孩子生得漂亮，非常喜欢。她很可怜他，便劝赫拉给孩子喂奶。他咬住赫拉的奶头，贪婪地吮吸她的乳汁，吸得她的奶头生疼。赫拉生气地把孩子扔到地上。雅典娜同情地把孩子抱起来，带回城里，交给王后阿尔克墨涅代为抚养。阿尔克墨涅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的儿子，她高兴地把孩子放进摇篮。她由于畏惧赫拉，遗弃了孩子，没想到满怀嫉妒的继母竟用乳汁救活了她情敌的儿子。不仅如此，赫拉克勒斯吮吸了赫拉的乳汁，从此脱离了凡胎。但赫拉很快就明白那个吸她奶的孩子是谁，而且知道他现在又回到了宫殿。她十分后悔当时没有报复孩子，把他除掉。随即她派出两条可怕的毒蛇，爬进宫殿去杀害孩子。

深夜，孩子沉浸在甜蜜的酣睡中。熟睡的女佣和母亲都没有发现两条毒蛇从敞开的房门里游了进来。它们爬上孩子的摇篮，缠住孩子的脖子。孩子大叫一声醒了过来。他抬起头，四面张望，只是感到脖子被缠得难受。这时他显示了神的力量。两手各抓住一条蛇使劲一捏，竟把两条蛇捏死了。

阿尔克墨涅被孩子的叫声惊醒。她赤着脚，奔了过来，大喊救命，但发现两条大蛇已死在孩子手上。底比斯王室的贵族们听到呼救，都全副武装地涌进内室。国王安菲特律翁疼爱孩子，把他看作宙斯赐予的礼物，这时他手持宝剑跑来，当他听到并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又惊又喜，为儿子的神力而感到自豪。他把这件事看作一个预兆，派人找来底比斯的盲人占卜者提瑞西阿斯。这位提瑞西阿斯是宙斯赋予预言能力的人，他当着大家的面预言孩子的未来：他长大以后，将杀死陆上和海里的许多怪物；他将战胜巨人，在他历尽艰险后，他将享有神抵们的永久生命，并赢得青春女神赫柏的爱情。

赫拉克勒斯所受的教育

国王安菲特律翁从盲人占卜者的口中知道儿子天赋极高，他决心让儿子享受配做一个英雄的教育。他聘请了各地英雄给年轻的赫拉克勒斯传授种种本领。他亲自教他驾驶战车的本领；俄卡利亚国王欧律托斯教他拉弓射箭；哈耳珀律库斯教他角斗和拳击；刻莫尔库斯教他弹琴唱歌。宙斯的双生子之一卡斯托耳教他全副武装地在野外作战；阿波罗的儿子，白发苍苍的里诺斯教他读书识字。赫拉克勒斯显示了学习的天赋和才能。可是他不能忍受折磨，而年老的里诺斯又是一个缺乏耐心的教师。有一次，他无端责打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顺手抓起他的竖琴，朝老师头上扔去，里诺斯立刻倒地身亡。赫拉克勒斯十分后悔，但他仍被传到法庭。为人正直而又知识渊博的法官拉达曼提斯宣布他无罪。法官颁了一条新法，即由于自卫而打死人者无罪。可是安菲特律翁担心力大无穷的儿子以后还会犯下类似的罪过，所以把他送到乡下去放牛。赫拉克勒斯在这里过了一年又一年，长得又高又强壮。他身高一丈多，双眼炯炯有神，犹如闪烁的炭火。他善骑会射，射箭或投枪都能百发百中。当他 18 岁时，已长成希腊最英俊、最强壮的男子汉。他面临着命运的挑战，现在是看看他一身武艺和力量是用来造福还是作恶的时候了。

赫拉克勒斯选择生活道路

赫拉克勒斯离开了牧人和牛群，来到一块寂静的地方，思考他的人生道路到底该怎样选择。突然，他看到两位高贵的妇女迎面走来。一位女子仪态

万千，高贵而纯洁，目光谦和，举止有礼，穿一身洁白的长袍。另一位雍容华贵，雪白的肌肤抹了香粉和香水，姿态端正，使她显得比实际的要高一些。她的目光直视前方，衣服穿得得体，显出无限魅力。她自我欣赏一番，又顾盼自如，看看有没有人在仰慕地打量她。当她们走近时，后一位女子抢前几步，赶在第一位女子前面，朝着英俊的赫拉克勒斯走过来，打着招呼说：“赫拉克勒斯，我看得出，你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选择怎样的生活道路。如果你选我做你的女友，那么我可以领你走上一条最舒适的生活道路。到那里，你可以享尽生活乐趣，一生没有烦恼和不平；你不用参加任何战争，不用操心买卖的事，只是享用美酒和佳肴，你睡在温暖柔软的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可以尽情享用别人的劳动果实，享不尽荣华富贵，因为我给予我的朋友享用一切的权利。”

赫拉克勒斯听了这诱人的话语，诧异地问她：“美丽的女子，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的朋友们称我为幸福女神。”她回答说，“而那些想贬低我的人则叫我是轻桃女郎。”

正在这时，另一位女子也来到前面。“我到这里来找你，亲爱的赫拉克勒斯。”她说，“我认识你的父亲，知道你的天赋和你所受的教育，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希望，如果你选择我指引给你的路，那么你将成就世上的一切善事和大事。可是我不能保证你享受荣华富贵。我只是愿意告诉你，天上的神祇是多么喜欢你。但是，一切收获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如果希望神祇保护你，那么你首先应该敬奉他们；你要得到朋友们的爱戴，那么就该为你的朋友做好事；你要国家尊重你，你就应该为它服务；你要全希腊推崇你的美德，那么你就应该为全希腊谋幸福；有播种才有收获，你想赢得战争，就得学会战争的艺术；你要保持矫健的体魄，就应该通过艰苦的劳动使它强健。”

轻浮的女子突然打断了她的话。“你看，亲爱的赫拉克勒斯，”她说，“你要走多么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她所说的目标。而我却以最舒服的方式引导你走向幸福。”

“你是个说谎的女人，”美德女子对她说，“你没有一点美的东西。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因为你还没有走到它们面前，就心满意足了。你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任何柔软而温暖的床都不能使你满足。你让你的朋友们通宵畅饮，白天酣睡，多少美好时光白白流失。他们在年轻时花天酒地，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年老时，愧对过去的时间。而你呢？虽然你是不朽的，然而却遭到诸神的唾弃，为善良的世人所不齿。你从未听到过赞扬，从未做过一件好事。——相反，我却受到诸神和一切善良人的欢迎。艺术家们视我为使者，父母亲视我为忠诚的保护者，仆人们视我为仁慈的帮助者。我是和平事业的支持者，在战争中是可靠的盟友，是友情忠诚的伙伴。饮食，睡眠对我的朋友比对懒散者更重要。年轻人为受到老人们的夸奖而高兴，老人为受到年轻人的尊重而快乐。他们回忆起从前的行为感到满意，他们对于现在的作为感到高兴。我使人们相敬如宾，让他们受到神祇的保佑，受到朋友的爱护，受到国家的推崇，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他们不会默默地毫无光彩地走进坟墓，而他们的荣耀仍留人间，受到后世的仰慕。啊，赫拉克勒斯，如果你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你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赫拉克勒斯最初的英雄行为

两位女子说完话，顿时消失了，赫拉克勒斯独自一个留在原地，他决心

选择“美德”的路。不久，他找到了行善做好事的机会。众所周知，那时，希腊丛林密布，沼泽遍野，到处是凶恶的猛狮、公猪以及其他作恶的野兽。因此，清除这些孽障，把希腊从这类危害人的野兽中解放出来，乃是古代英雄的伟大目标之一。赫拉克勒斯注定面临这一艰巨的任务。当他听说，在基太隆山脚下，国王安菲特律翁的牧场，有一头可怕的狮子为非作歹时，年轻的英雄耳畔响起“美德”的声音，他立即作出了决定，并全副武装，爬上了荒山，打死了狮子，剥下狮皮，披在肩上，然后又把狮头割下来作头盔。

当他打猎凯旋时，途中遇到了明叶国王埃尔吉诺斯派出的使者，他们向底比斯人收取年贡，这是一种既不合理又令人感到屈辱的沉重负担。赫拉克勒斯把自己作为一切受压迫的人的解救者，迅速地把这些滥施淫威的使者们打翻在地，然后，把使者们捆起来，送回去给他们的国王。埃尔吉诺斯蛮横地要求底比斯国王交出凶手。底比斯国王克瑞翁畏惧对方的权势，准备满足对方的要求。赫拉克勒斯动员了一批勇敢的青年同他一起抵抗敌人。可是，民间却没有一件武器，因为明叶人为了防止底比斯人叛乱，收缴了所有的武器。雅典娜女神看到这情况，便把赫拉克勒斯召进神庙，用自己的盔甲将他武装起来，神庙里还有不少武器，那是他们的祖先在战争中缴获的武器，作为战利品来献祭诸神的。随赫拉克勒斯一同前来的青年们纷纷拿起武器，跟着赫拉克勒斯一起出征。他们只有一小队人马，而明叶人则是庞大的军团，兵力强大。两支部队在一处狭路相逢，在这块弹丸之地，明叶的士兵虽多，但根本无法施展，埃尔吉诺斯的军队被彻底击溃，自己也战死沙场。可是，赫拉克勒斯的后父安菲特律翁也在战争中中箭身亡。战争结束后，赫拉克勒斯迅速挺进明叶京城奥耳科墨诺斯，他冲进城里烧毁了王宫，毁坏了城池。

全希腊人都赞颂他的丰功伟绩。

底比斯国王克瑞翁为嘉奖他，把女儿墨伽拉许配给他，后来墨伽拉为他生了三个儿子。诸神也送给这位半神半人的英雄许多礼物：赫耳墨斯送给他一把剑，阿波罗送给他一把弓，赫淮斯托斯送给他金箭袋，雅典娜送给他崭新的青铜盾。他的母亲阿尔克墨涅却改嫁了，嫁给了法官拉达曼提斯。

赫拉克勒斯与巨人的战斗

赫拉克勒斯受到诸神的珍贵馈赠，心中感激不尽。不久，他找到报答机会。原来大地女神该亚为天神乌拉诺斯生下一群巨人，这些怪物面目狰狞，杂乱的长须，长发，身后拖着一条带鳞的龙尾巴，这就成了他们的脚。母亲唆使他们反对宙斯，因为宙斯成了世界的新主宰，把该亚从前生下的一群儿子，即提坦巨人们全都打入了地狱塔耳塔洛斯。几年后，他们冲破了地狱，在帖撒利的田野上冒出来。一看到他们，星星变色，连阿波罗都掉转了太阳车的方向。

“去吧，孩子们，为我，为往昔的神祇之子去报仇。”大地之母对他们说，“秃鹰在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提提俄斯也受到惩罚，宙斯用闪电击中了他，他躺在地上，两只大雕在啄他的肝脏！阿特拉斯被判处肩扛苍天；提坦巨人被铁链锁住受尽折磨，去吧，去报仇，去拯救他们！你们应该用我的肢体——高高的山峰作为阶梯和武器！登上星光照耀的城堡！阿耳克尤纳宇斯，你去夺下暴君手中的权杖和闪电！恩刻拉多斯，你去征服海洋，将波塞冬赶走！律杜斯去夺下太阳神手里的缰绳，珀耳菲里翁去占领特尔斐的神殿！”巨人们听到命令，大声欢呼，好像已经取得了胜利似的。他们纷纷登上了帖撒利山，准备从那里向天空发起冲击。

同时，神祇的使者彩虹女神伊里斯，连忙召集诸位天神、水神以及地府里的命运女神，让他们一起前来，共同商量对付的办法，冥后珀耳塞福涅离开了她的冥府；她的丈夫，即沉默的死者国王也骑着畏光的骏马爬上金光闪闪的奥林匹斯圣山。如同一座被包围的城市的居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卫城一样，神祇们集合在奥林匹斯圣山上。

“诸位神祇，”宙斯对他们说，“你们看看，大地之母如何起劲并又恶毒地反对我们。大家起来进行战斗吧！她给我们派来多少个儿子，我们就要给她送回多少具尸体！”

当万神之父刚把话讲完，天空中就响起阵阵雷鸣。地下的该亚在下面掀起猛烈的地震，作为回报。大自然又像造物时一样陷于一片混乱。巨人们拔掉一座又一座高山，使帖撒利的俄萨山、佩利翁山、俄塔山、阿托斯山全部堆砌起来，然后，用赫贝罗斯的一半源泉冲走罗杜泼山。巨人们以山作梯一步步地朝着神祇的住地爬上去，手里拿着燃烧的栎木大棒和巨大的石块，像风暴一样向奥林匹斯冲击。神祇们得到一则神谕，如果没有一名凡人参与战斗，那么神祇们就杀不死前来侵犯的巨人。该亚听到这消息，急忙寻找一种方法，以保证自己的儿子们不受凡人的伤害。这需要一种药草。然而，宙斯却抢先一步，他不让朝霞、月亮和太阳露出光芒。当该亚在黑暗中到处寻找药草时，宙斯却把药草收割起来。他请雅典娜将药草交给自己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并要求他前来参战。

奥林匹斯圣山上燃起熊熊的战火。战神阿瑞斯端端正正地坐在战车上，车前的骏马高声嘶鸣。他驾着马车朝着密集的敌人冲了过去。阿瑞斯手执闪闪发光的金盾，照耀得比火焰还要明亮。他的战盔上的羽毛在风中呼呼作响。他一枪刺穿了蛇足巨人的珀洛罗斯，又驾着战车碾过他的肢体。但直到这巨人看到凡人赫拉克勒斯爬到奥林匹斯山顶时，他才灵魂出窍而死。赫拉克勒斯环顾战场，为自己的弓箭找到了目标：他一箭射中阿耳克尤纳宇斯，巨人滚落下去，可是接触到大地，他又复活了。按照雅典娜的主意，赫拉克勒斯也追了下去。他把阿耳克尤纳宇斯从地上举起。可怜阿耳克尤纳宇斯一离开大地就死去了。

这时，巨人珀耳菲里翁气势汹汹地朝赫拉克勒斯和赫拉猛扑过来，要跟他们决一死战。宙斯看着这一切，马上让巨人产生要看一看神后的念头，他刚掀开赫拉的面纱，宙斯用炸雷击中了他。赫拉克勒斯射出一箭，使他当场毙命。巨人的战斗行列里已奔出了眼中直喷火花的埃菲阿耳斯。

“来得正是时候，他已经成为我们射箭的靶子。”赫拉克勒斯大笑着对身旁的阿波罗说。于是，阿波罗和这位半神一起动手，射出两箭，射中了埃菲阿耳斯的双眼。酒神狄俄尼索斯举起酒神杖，将律杜斯打倒在地。赫淮斯托斯单手扔出一把烧得通红的铁弹。灼热的铁弹像暴雨似的浇下，巨人刻吕提俄斯当场倒地身亡。雅典娜则举起西西里岛，猛地朝正在逃跑的恩刻拉多斯砸去，把他压住了。巨人波吕波特斯被波塞冬在大海上追击，一直逃到爱琴海的可斯岛。波塞冬立刻劈裂海岛的一角，将他埋在里面。赫耳墨斯头上戴着地狱神普路同的战盔，杀死了希波吕托斯。另外两位巨人也被命运女神的铁棒砸死。其余的巨人被用雷电击毙，或被赫拉克勒斯用弓箭射死。

战斗结束，诸神称赞赫拉克勒斯的赫赫战绩。宙斯把参战的神祇称作奥林匹斯人，这是勇敢者的称号，凡间女子为宙斯所生的两个儿子，即狄俄尼索斯和赫拉克勒斯，也获得了这光荣的称号。

赫拉克勒斯与欧律斯透斯

在赫拉克勒斯出世之前，宙斯曾经在神祇会议上宣布，让珀耳修斯的第一个孙子主宰所有其他的珀耳修斯的子孙。他是想把这份荣誉给他和阿尔克墨涅所生的一个儿子。可是赫拉十分嫉妒这种光荣归于自己情敌的儿子，于是她施展诡计，让珀耳修斯的另一位孙子欧律斯透斯提前出世，本来他要比赫拉克勒斯晚出世。因此，欧律斯透斯成了迈肯尼的国王，后来出生的赫拉克勒斯成了他的臣民。国王注意到他的那位年轻的兄弟声名显赫，于是如同召见臣民一样把他召来，给他布置了一大堆困难的任务。赫拉克勒斯又不愿服从。但宙斯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规定，于是命令儿子执行国王的命令。这半神半人的英雄不甘当凡人的奴仆，便离开家来到特尔斐，请求神谕。神谕昭示说：欧律斯透斯由于赫拉的诡计骗取了王位，诸神将予以纠正，但赫拉克勒斯必须完成国王交给的十项任务。等到这些任务完成以后，他就可以升格为神。

赫拉克勒斯听到这神谕，心头郁闷，深深地陷入悲哀之中。为一个比他低微的人服务，实在有损他的尊严，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他又不敢违抗父亲宙斯的旨意。赫拉仍然妒恨赫拉克勒斯，虽然他在与巨人作战中援助过神祇们。她乘机让赫拉克勒斯的心头的郁闷变为野性的狂暴。赫拉克勒斯控制不了自己，他甚至想要杀害他所珍爱的侄儿伊俄拉俄斯。这位侄儿吃了一惊，连忙逃走。赫拉克勒斯在狂暴中用箭射死了他和墨伽拉所生的孩子们，并想象他是用箭射杀巨人。他疯狂了很久才解脱出来。他看到自己闯下了大祸，陷入更深的悲哀和不幸之中。他闭门不出，不见任何人。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心头的痛苦才有所减轻。他重新振作起来，决心去完成欧律斯透斯交给的任务。

勇斗尼密阿巨狮

国王交给赫拉克勒斯的第一件任务是：赫拉克勒斯必须为他剥下尼密阿巨狮的兽皮。这头巨兽生活在阿耳戈利斯地区的伯罗奔尼撒，尼密阿和克雷涅纳之间的大森林里。狮子凶悍无比，人间的武器根本不能伤害它。有人说，狮子本是巨人提丰和半人半蛇的女怪厄喀德那所生的儿子，还有人说，它是从月亮上掉到地上来的。赫拉克勒斯出发去捕杀狮子。他一路奔波，来到克雷涅纳，遇见一位可怜的短工，名叫莫洛耳库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莫洛耳库斯正想宰杀一头牲口献祭宙斯。“善良的人哪，”赫拉克勒斯说，“让你的牲口再活三十天吧！如果那时我能顺利地打猎回来，那么你就可以给救星宙斯献祭，如果我死了，你就应当给我献祭，把我当作升入神祇的英雄。”

说完，赫拉克勒斯又继续前进。他背着箭袋，一只手拿弓，另一只手上拿着从赫利孔山上连根拔起的橄榄树做成的木棒。走了几天后，他来到尼密阿的大森林里。他在林间四下寻找，想在狮子看见他之前，先发现它。可是周围看不到狮子的足迹，他没有遇到一个人。所有的人由于害怕都躲在家里，关上门。傍晚，狮子才在一条林中小路上慢慢走来。它刚刚捕食回来，准备回窝休息。它已吃得肚子鼓鼓的，头上、鬃毛和胸脯上还滴着点点鲜血，舌头舔着嘴唇上的血。赫拉克勒斯看到它一步步靠近，连忙躲进茂密的树丛里，悄悄地等它走近，并用箭头瞄准它的腰部，赫拉克勒斯拉开弓射去一箭。可是他的箭没有射伤它，却像射在石头上一样被反弹回来，落在满是苔藓的地上。狮子昂起浴血的头，转动着眼睛四下张望，露出可怕的巨牙。现在，它正好把胸脯对着赫拉克勒斯。这位半神半人的英雄抓住时机，朝它的心脏处

射去第二支箭。可是这次也一样，箭伤不了它。赫拉克勒斯要射第三支箭时，狮子已经看到了他。它暴怒地夹起长尾巴，脖颈因狂暴雨膨胀，鬃毛竖起，弓起背，瞪着血红的大眼，发出沉闷的吼叫，向它的敌人扑来。

赫拉克勒斯扔下手中的箭，丢掉披在身上的狮皮，右手挥着木棒朝狮子头狠狠打去，击中它的脖子，狮子倒在地上。随即它跳起来，但扑了个空。然后它四肢颤抖着站起来，赫拉克勒斯还没有等它恢复过来，立即冲上去。他干脆把身上背的弓箭全扔在地上，腾出双手，抱住狮子的脖子，狠命地卡住狮子的喉咙。狮子挣扎了一阵，终于断了气。赫拉克勒斯费尽周折也没有把狮皮剥下来，因为任何铁器都无法在它身上划出一道口子。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用它的利爪划破了皮，终于把狮皮剥了下来。后来，他用这张奇异的狮皮缝制了一件盔甲，还做了一只新头盔。现在，他把带来的狮皮和武器收拾好，把尼密阿巨狮的狮皮披在肩上，出发回泰林斯去。

赫拉克勒斯按照约定来到莫洛耳库斯那儿时，正好过去了30天。莫洛耳库斯忙着给赫拉克勒斯的亡灵献祭，然而，这位英雄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不禁惊喜交加。于是两人一起给救世主宙斯献祭供品，而后，赫拉克勒斯亲切地同他告别，往故乡走去。

当国王欧律斯透斯看见赫拉克勒斯披着可怕的狮皮回来时，吓得双腿发颤，他畏惧英雄的神力，从此，再也不让赫拉克勒斯走近自己，各项命令都由琅罗普斯的儿子库泼洛宇斯为他转达。

杀死九头蛇许德拉

国王交给赫拉克勒斯的第二件任务是杀死九头蛇许德拉。许德拉是堤丰和厄喀德那所生的女儿。她是在阿耳哥利斯的勒那沼泽地里长大的，常常爬到岸上，糟蹋庄稼，危害牲畜。她凶猛异常，身躯硕大无比，是个九头的蛇怪，其中八个头可以杀死，而第九个头，即中间直立的一个却是杀不死的。

赫拉克勒斯勇气十足地去冒险。他驱车前往，为他驾车的是他的侄儿伊俄拉俄斯，即他的堂兄弟伊菲克勒斯的儿子。伊俄拉俄斯一直伴随着他，是他不可分离的左右手。车子急匆匆地朝勒那驶去。到了阿密玛纳泉水附近的山坡时，他们看到许德拉蛇怪正在洞内。伊俄拉俄斯急忙拉住马缰绳，赫拉克勒斯跳下马车。他一连射了几箭，把九头蛇许德拉蛇妖引出了洞。许德拉咿咿地噓着气冲到赫拉克勒斯的面前，咄咄逼人地昂着九个头，样子十分可怕。赫拉克勒斯无所畏惧地迎上去，用力一把抓住她，卡得紧紧的。但她却猛地缠住赫拉克勒斯一只脚。赫拉克勒斯举起木棒使劲打她的头，但是打碎了一个，马上又长出一个来。她的一只巨蟹跑来参战，帮助许德拉。它用巨钳咬住赫拉克勒斯的脚。赫拉克勒斯怒不可遏地挥棒将它打死，同时，呼喊伊俄拉俄斯来援助他。伊俄拉俄斯执着火把，把附近的树林点着，然后用熊熊燃烧的树枝灼烧刚长出来的蛇头，不让它长大。这时，赫拉克勒斯乘机砍下许德拉的那颗不死的头，将它埋在路旁，上面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接着，他又把蛇身劈作两段，并把箭浸泡在有毒的蛇血里。从此以后，中了他箭的敌人再也无药可医。

生擒刻律涅亚山上的牝鹿

欧律斯透斯给他的第三个任务是要他生擒刻律涅亚山上的牝鹿。这是一头漂亮的动物，金角铜蹄，自由自在地住在亚加狄亚的山坡上，这是女神阿耳忒弥斯在首次打猎时捉到的五头牝鹿之一，只有她放回树林，因为命运女神规定有一天让赫拉克勒斯为追捕她而累得疲惫不堪。赫拉克勒斯追捕她追

了整整一年，一直追到北极净土族人居住的地方和伊斯忒河的发源地。据说，这里的太阳一年只出来一次，赫拉克勒斯终于在安诺埃城附近，邻近阿耳忒弥斯山的拉同河岸上，追上了牝鹿。为了迫使她停下来，他迫不得已射了一箭，射中她的腿。然后把受伤不能奔跑的牝鹿逮住，扛在肩膀上，往回走。途中，他遇到女神阿耳忒弥斯和她的哥哥阿波罗。她责问他为什么伤害她放生的牝鹿，甚至想夺走她的猎物。

“伟大的女神，这不是我在闹着玩，”赫拉克勒斯辩解说，“我也是迫于无奈，否则我怎么能完成欧律斯透斯交给我的任务呢？”

这话总算平息了女神的怒火。赫拉克勒斯扛着活牝鹿回到迈肯尼。

活捉厄律曼托斯山上的野猪

赫拉克勒斯又接到第四个任务：活捉厄律曼托斯野猪，把它完好地带回迈肯尼，交给国王欧律斯透斯。这头野猪是用来献祭给女神阿耳忒弥斯的圣物，可是它在厄律曼托斯一带糟蹋庄稼，危害甚大。

赫拉克勒斯在前往厄律曼托斯的途中，来到西勒诺斯儿子福罗斯的家中，半人半马的福罗斯是肯陶洛斯人，他热情地端出一盆烤肉招待客人，自己则吃生的。赫拉克勒斯希望用美酒伴佳肴，福罗斯听后笑着说：“尊贵的客人，在我的地下室里有一桶酒，它属于我们全体肯陶洛斯人。我不敢把它打开，因为我知道我们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人并不慷慨。”

“打开吧，”赫拉克勒斯说，“我答应你，保护你不受他们的攻击。我现在真是口渴难忍！”

原来，这桶酒是酒神巴克科斯亲自送给一个马人，即肯陶洛斯人的，并吩咐他不能提前打开，直到第四代马人后，赫拉克勒斯到来时才能打开。于是，福罗斯走到地下室。他刚把酒桶打开，马人们闻到一股扑鼻的酒香，都蜂拥而来，手拿石块或木棒，把福罗斯的地下室团团围住。赫拉克勒斯拿起火棒把第一批肯陶洛斯人打回去，又射箭追击余下的人，一直追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角的玛勒河，那是赫拉克勒斯的老朋友喀戎居住的地方。肯陶洛斯人纷纷投奔喀戎。赫拉克勒斯朝他们射去一箭，箭头擦过一个肯陶洛斯人的手臂，射中喀戎的膝盖，这时他才发现他射中了幼时的好朋友。他从朋友的膝盖上拔下箭，然后又用精通医道的喀戎自己调制的药膏敷在伤口上。但因为箭已浸过许德拉的毒血，伤口是无法医治的。喀戎吩咐他的弟兄把他抬回洞穴，希望能够死在朋友的怀里。可惜这个愿望也是空妄的，因为他忘掉自己是不死的，他的伤痛也将永远忍受。赫拉克勒斯含泪告别了喀戎，答应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要请死神满足老朋友的愿望，让他解脱痛苦。我们知道，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赫拉克勒斯重新回到福罗斯那里，他看到这位朋友已经死了。原来他从一个肯陶洛斯死者的身上拔出一支箭，不禁惊叹这支短箭竟有如此大的力量，能杀死一条生命。他顺手把箭丢到地上，不料箭划破了自己的脚，他即刻毙命。赫拉克勒斯十分悲伤，将朋友葬在一座山下，这座山从此就叫做福罗山。

赫拉克勒斯继续上路去寻找野猪。他大声吼叫，把野猪赶出丛林，又在后面追赶，一直把它赶到雪地里，终于用活结把精疲力尽的野猪套住。他遵照国王欧律斯透斯的命令活捉了厄律曼托斯山上的野猪，将它活生生地送到迈肯尼。

清扫奥革阿斯的牛棚

国王欧律斯透斯下达了第五项任务。派他做的这件事似乎是一位英雄不屑干的，即要他在一天之内把奥革阿斯的牛棚打扫干净。奥革阿斯是伊利斯的国王，养有大量的牛。他的牛群全都按古代的习惯，关在宫殿前面的牛棚里，里面共有三千多头牛。多年来里面堆满了牛粪。赫拉克勒斯不知道该如何行事，才能在短短的一天内把牛粪清除干净。

赫拉克勒斯来到国王奥革阿斯面前，愿意给他清扫牛棚，但他没有说这是欧律斯透斯交给他的任务。奥革阿斯打量着眼前这位身披狮皮的魁梧的男子，想到这样一位高贵的武士愿意干一件仆人干的活，禁不住笑了起来。但他又想，私欲诱人，说不定这位武士贪图厚利，要我给他重赏吧。假如他真能在一天之内把牛棚打扫干净，我给他重赏也无妨，可是，这么多牛粪怎能在一天内打扫干净呢？这件事无论什么人都不可能做到。国王想到这儿，自信地说：“听着，外乡人，假如你真能在一天之内，把宫殿前面的牛棚打扫干净，我将把牛群的十分之一送给你。”

赫拉克勒斯接受了这个条件。国王以为他马上就要动手清扫，但赫拉克勒斯却叫来奥革阿斯的儿子菲洛宇斯，叫他作证人，然后才在牛棚的一边挖了一条沟，把阿尔弗俄斯和佩纳俄斯河的河水引进来，流经牛棚，把里面大堆牛粪冲刷干净。结果，他连手都没有弄脏，就完成了任务。

奥革阿斯这时听说赫拉克勒斯是奉欧律斯透斯之命来做这件事的，便想赖帐，否认他作过许诺，不给赫拉克勒斯任何报酬，还说，赫拉克勒斯如不服，他们可以对簿公堂。当法官审理时，奥革阿斯的儿子菲洛宇斯出庭作证，宣称那是真的，他的父亲答应给赫拉克勒斯重赏。奥革阿斯大怒，没等作出判决，便命令他的儿子和外乡人立即离开他的王国。

驱赶斯廷法罗斯湖的怪鸟

赫拉克勒斯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到欧律斯透斯的王国，可是国王宣布这次任务因赫拉克勒斯要求报酬，所以不能算数。他又派赫拉克勒斯去完成第六件任务，即赶走斯廷法罗斯湖的怪鸟。这是一种巨大的猛禽，铁翼，铁嘴，铁爪，十分厉害。它们栖息在阿耳卡狄亚的斯廷法罗斯湖畔。它们抖落的羽毛犹如射出的飞箭，它们的铁嘴甚至能够啄破青铜盾，在那儿它们伤害了无数的人畜。

赫拉克勒斯动身前往斯廷法罗斯湖，不久，来到四周是密林的湖畔。一群怪鸟在林中惊恐地飞来飞去，好像害怕被狼吃了似的。赫拉克勒斯眼睁睁地看着鸟在空中飞，却无法制服它们。突然，他感到有人在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雅典娜，她交给他两面大铜钹，那是赫淮斯托斯为她制造的。她教赫拉克勒斯怎样使用铜钹驱赶怪鸟。说完话，她突然不见了。于是，赫拉克勒斯在湖旁爬上一座小山，使劲敲起铜钹恐吓怪鸟，它们经受不了这刺耳的声音，都仓皇地飞出树林。赫拉克勒斯乘此机会，弯弓搭箭，连射几箭，几只怪鸟应声落地，其余的都急忙飞走。它们飞越大海，一直飞到阿瑞蒂亚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驯服克里特岛上的公牛

克里特的国王弥诺斯答应海神波寒冬，要把海里出现的第一个动物当作祭品献给他，因为弥诺斯认为在他的领土内没有一种动物值得献给这位伟大的神灵。波寒冬很受感动，特地让一头健壮的公牛从海浪里浮现出来。弥诺斯看到这头公牛，非常喜欢，实在舍不得把它献给海神，于是将它悄悄地藏在自己的牛群里，然后用另一头公牛代替它献祭。

海神非常生气，他让海里来的这头公牛变得疯狂起来，在克里特岛为非作歹，大肆破坏，赫拉克勒斯得到的第七项任务，便是驯服克里特岛上的公牛，并将它带回献给国王欧律斯透斯。

赫拉克勒斯来到克里特岛，见到了国王弥诺斯。弥诺斯十分高兴，他已经为这头公牛伤透了脑筋，巴不得有人为他除掉这个祸害。国王甚至亲自帮助赫拉克勒斯把这头疯狂的公牛抓住。赫拉克勒斯有非凡的力量，他把狂暴的公牛制服得规规矩矩的，然后骑在牛背上，像是乘坐船航行一样，从这里回到了伯罗奔尼撒。

欧律斯透斯国王对他做的这件工作十分满意，但他看了公牛后又把它放了。公牛一旦脱离了赫拉克勒斯的控制，又发起狂来。它跑遍拉哥尼亚和拉加狄亚地区，然后穿过地峡，到达阿提喀州的马拉松，到处作恶，如同过去在克里特岛上一样。直到很久以后才被希腊英雄忒修斯制服。

制服狄俄墨得斯的牝马

赫拉克勒斯的第八项任务是要把狄俄墨得斯的一群牝马带回迈肯尼。狄俄墨得斯是战神阿瑞斯的儿子，又是好战的皮斯托纳人的国王。他养了一群凶猛狂野的牝马，必须用铁链子紧锁在铁制的马槽上。喂养牝马的饲料不是给普通马儿吃的燕麦，而是误入城堡的不幸的外乡人。赫拉克勒斯来到这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服管理马厩的卫士，然后把凶残无道的国王扔进马槽。这些马吃过国王后，立即变得驯服起来。它们老老实实地听从赫拉克勒斯的指挥，一直被赶到海边。突然，他听到背后人声嘈杂，原来皮斯托纳人全副武装地追了上来。赫拉克勒斯连忙作好战斗准备。他把马匹交给他的同伴阿珀特洛斯看管。阿珀特洛斯是神祇的使者，赫耳墨斯的儿子。等赫拉克勒斯离开后，牝马又都变得疯狂起来。当赫拉克勒斯打退了皮斯托纳人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同伴已被马吃掉了，只剩下尸骨。赫拉克勒斯十分难过，他在附近造了一座阿珀特拉城，纪念自己的朋友。最后，他又制服了这些牝马，把它们顺利地交到欧律斯透斯的手中。欧律斯透斯将这些马献祭给天后赫拉。后来这些牝马生育马驹，长期繁殖下来。据说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骑过的一匹马就是它们的子孙。

赫拉克勒斯做完这件事以后，便随同伊阿宋和阿耳戈英雄们去科尔喀斯夺取金羊毛。

征服亚马孙人

赫拉克勒斯跟随伊阿宋在海上冒险，后来又回到欧律斯透斯那儿，接受了第九项任务。欧律斯透斯有一个女儿，名叫阿特梅塔。欧律斯透斯命令赫拉克勒斯夺取亚马孙女王希波吕忒的腰带，把它献给阿特梅塔。亚马孙人居住在本都的特耳莫冬河两岸，这是一个妇人国，她们买卖男人生育，把生下的女孩留下，并养育她们长大。自古以来，这个民族就尚武好战。她们的女王希波吕忒佩带一根战神亲自赠给她的腰带。这是女王权力的标志。

赫拉克勒斯召集了一批志愿参战的男子汉，乘船去冒险。经过许多周折后，他们进入黑海，最后来到特耳莫冬河口，又顺流而上，驶入亚马孙人的港口特弥斯奇拉。他们在这里遇到了亚马孙人的女王。她看到赫拉克勒斯相貌堂堂，身材魁梧，对他非常喜欢和敬重。她听说英雄远道而来的目的后，一口答应将腰带送给赫拉克勒斯。

可是天后赫拉憎恨赫拉克勒斯。她扮成一个亚马孙女子，混杂在人群中散布谣言，说一个外乡人想要劫持她们的女王。亚马孙人一听大怒，即刻骑

上马背，袭击住在城外帐篷里的赫拉克勒斯。于是，发生了一场恶战；勇敢的亚马孙女人与赫拉克勒斯的随从作战，另有一批久经沙场的女子冲过来，与赫拉克勒斯对阵。与赫拉克勒斯交手的第一个女子阿埃拉因为奔跑如风，人称旋风姑娘。可是赫拉克勒斯比她跑得更快。她败下阵来逃跑时，被赫拉克勒斯追上杀死。第二个女子刚一交手，就被打倒。这时上来了第三个女子，名叫珀洛特埃，她在个人对阵中七次获胜，可是这次也被打死。在她以后又上来八个女子，其中有三个是在阿耳忒弥斯狩猎中被选中的勇士，投枪是百发百中。可是在这场战斗中她们却大失威风，射不准目标，都给赫拉克勒斯击中。立誓终身不嫁的阿尔奇泼也倒在战场上。最后，连亚马孙女人的首领，英勇善战的麦拉尼泼也被赫拉克勒斯活捉。亚马孙女人顿时如鸟兽散，纷纷溃逃。

女王希波吕忒献出了腰带，那是在作战前她已答应献出的。赫拉克勒斯收下了腰带，同时放回麦拉尼泼。

赫拉克勒斯在回迈肯尼的途中，在特洛伊海岸上又经历了一场新的冒险。因为在这里他发现特洛伊国王拉俄墨冬的女儿赫西俄涅被捆绑在一块岩石旁，在恐怖中等待来吞食她的妖怪。海神波塞冬曾经给拉俄墨冬建造了特洛伊城墙，但国王却吝惜钱财，没有付给报酬。为了报复，海神派海怪践踏土地，危害人畜，直到国王拉俄墨冬在绝望中被迫交出自己的女儿，以求得自身和地方的太平。赫拉克勒斯经过那里的时候，国王连忙请求他援助，并一口答应，只要他救出自己的女儿，就送给他一群漂亮的骏马。这些马还是宙斯送给拉俄墨冬的父亲的礼物。

赫拉克勒斯埋伏在海怪出没的地方，等待着。妖怪终于来了，它张开血盆大口来吞食姑娘。这时，赫拉克勒斯猛地冲上去，跳进它的喉咙，进入它的腹腔，用刀割碎它的内脏，然后从它的身上挖了一个洞，爬了出来。可是拉俄墨冬这次又不遵守诺言，没有送上马匹。赫拉克勒斯说了一些恐吓的话，愤恨地离开了。

牵回巨人革律翁的牛群

赫拉克勒斯把女王希波吕忒的腰带献给国王欧律斯透斯的脚下。欧律斯透斯没有让他休息，随即又派他去牵回革律翁的牛群。革律翁是住在伽狄拉海湾厄里茨阿岛上的巨人，他有一群棕里透红的牛，由另一个巨人和一只双头猎犬替他看管。他高大如山，长着三头六臂并有三个身体，六条腿。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作战。赫拉克勒斯深知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周密的准备，因为革律翁的父亲是世界上闻名的富户，他的外名叫“黄金的宝剑”，是全意卑利亚的国王。意卑利亚后来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除了革律翁以外，他还有三个身体高大的勇猛的儿子，每人统率一支威武善战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欧律斯透斯国王才交给赫拉克勒斯这样一个任务，他希望赫拉克勒斯在征伐这个国家时被打死在那里，再也不能回来。可是赫拉克勒斯对此任务并不畏惧，他像从前一样组建军队，在克里特岛上召集那些他从野兽口中救出的军队，然后乘船在利比亚登陆。在这里他和巨人安泰俄斯作战。

安泰俄斯是海神波塞冬和地母该亚所生的儿子。凡经过利比亚的过路人，都必须跟他格斗。可是，在格斗的时候，安泰俄斯只要不离开大地，就能从大地母亲的身上汲取力量。赫拉克勒斯把他打倒三次，终于发现他恢复力量的秘密。于是他用强有力的手臂把安泰俄斯举在空中，然后将他掐死。他又清除了利比亚凶猛的动物。

在沙漠地区经过长途旅行，他终于来到一个富庶的河网地区。在这里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城市，把它称作赫卡托姆皮洛斯，意为百座城门。最后，他又来到了大西洋，在这里他竖立了两根石柱，这就是有名的赫拉克勒斯石柱。这里骄阳似火，酷热难忍。赫拉克勒斯抬头望天空，威胁地举起弓箭，想把太阳神射下来。太阳神惊叹他的大无畏精神，于是借给他一只金钵。这是他夜间旅行所用的宝物。赫拉克勒斯乘坐金钵渡海到意卑利亚。他的战船张着船篷，紧跟在他的身边航行。在那里，克律萨俄耳的三个儿子率领三支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迎敌。赫拉克勒斯勇猛地冲上岸去。他不必和军队对阵。而是把他们的首领一个个打翻在地，杀死他们，然后占领了他们的国土。随后，他来到厄里茨阿岛，革律翁和他的牛群就在这里。岛上那只双头狗发现了赫拉克勒斯，吠叫着扑了上来。赫拉克勒斯挥动木棒，打死了恶狗。看守牛群的巨人看到狗被打死，想上来援助，也被一棒打死。赫拉克勒斯急忙赶着牛群，离开了那里。可是，革律翁在后面追了上来，随后进行了一场激战。赫拉克勒斯来帮助巨人革律翁。赫拉克勒斯不客气地射去一箭，射中她的胸部。赫拉克勒斯大吃一惊，急忙逃走。再说巨人虽然有三个身体，可是他在三个身体连接的腹部中了致命的一箭，倒地死去。

在凯旋的途中，赫拉克勒斯赶着牛群经过意卑利亚和意大利，一路上他又创立了许多英雄业绩。当他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勒奇翁姆时，有一头公牛逃走，渡过海峡到了西西里岛。赫拉克勒斯立即赶着其余的公牛下了水。他抓住一只牛的角，泅水到了西西里，又立下了许多功绩，终于顺利地穿过意大利、伊利里亚和特拉刻，最后到了希腊。

现在，赫拉克勒斯已完成了十件任务，但有两件欧律斯透斯却认为不能算数，因此他不得不再补做两件。

摘取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

很久以前，宙斯跟赫拉结婚时，所有的神祇都给他们送上礼物。大地女神该亚也不例外，从西海岸带来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上结满了金苹果。夜神的女儿，名叫赫斯珀里得斯，被指派看守栽种这棵树的圣园。帮助她看守的还有拉冬，它是百怪之父福耳库斯和大地之女刻托所生的百头巨龙，它从不睡觉。它走动时，一路上总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因为它的一百张嘴发出一百种不同的声音。按照欧律斯透斯的命令，赫拉克勒斯必须从巨龙那儿摘取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

赫拉克勒斯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哪儿是哪儿，全靠运气和机遇，因为他不知道赫斯珀里得斯到底住在哪里。他首先来到帖撒利，那是巨人忒耳默罗斯居住的地方。他有坚硬的头颅，碰到过往旅客就追上去用头将它顶死。但是这次他的脑袋撞在赫拉克勒斯的头上却被撞得粉碎。赫拉克勒斯又继续赶路，来到埃希杜罗斯河附近，遇到了一个怪物，那是阿瑞斯和波瑞涅的儿子库克诺斯。赫拉克勒斯不知他的底细，向他打听赫斯珀里得斯的圣园在哪儿。他没有回答，并向赫拉克勒斯挑战，当场被赫拉克勒斯打死。这时候，战神阿瑞斯急忙赶来，要为死去的儿子报仇。赫拉克勒斯不得不迎战。可是宙斯却不愿意看到他们当中有一个流血，因为他俩都是他的儿子。他用一道雷电把他们隔开了。赫拉克勒斯继续前进，穿过伊利里亚，跨过埃利达努斯河，来到一群山林水泽女神的面前。她们是宙斯和忒弥斯的女儿，居住在埃利达努斯河的两岸。赫拉克勒斯向她们问路。“你去找年老的河神涅柔斯。”女神们回答，“他是一位预言家，知道一切

事情。你要趁他睡觉的时候袭击他，将他捆起来，然后他就会告诉你真情。”

尽管河神本领高强，能够变成各种模样，但赫拉克勒斯按照女神的建议制服了河神。赫拉克勒斯直到问清了在哪里可以找到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才放了他。

后来，他又穿过利比亚和埃及。统治那里的国王乃是战神波塞冬和吕茜阿那萨的儿子波席列斯。在连续九年的干旱后，塞浦路斯的一个预言家宣布了一个残酷的神谕：只有每年向宙斯献祭一个外乡人，才会使土地变得肥沃。为感谢他所说的神谕，波席列斯国王把他作为第一个祭品杀死。后来，这个野蛮的国王对于这每年的残暴的祭礼很感兴趣，以致到埃及来的外乡人全遭杀害。赫拉克勒斯也被抓了起来，被捆绑着送到祭供宙斯的圣坛前。赫拉克勒斯挣脱了捆绑他的绳子，把波席列斯国王连同他的儿子和祭司统统杀死了。

赫拉克勒斯继续前进，一路上又遇到许多险事。他在高加索山上释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又顺着这个被解放了的提坦神所示的方向，来到阿特拉斯背负青天的地方。在那附近是赫斯珀里得斯看守金苹果的圣园。普罗米修斯建议赫拉克勒斯不要亲自去摘金苹果，最好派阿特拉斯去完成这个任务。

赫拉克勒斯一想也对，于是他答应在阿特拉斯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亲自背负青天。阿特拉斯肩扛天空的重担交给了赫拉克勒斯，然后朝圣园走去。他想法引诱巨龙昏昏入睡，并挥刀杀死了它，又骗过看守的仙女们，摘了三个金苹果，高高兴兴地回到赫拉克勒斯的面前。

“不过，”他对赫拉克勒斯说，“我的肩膀尝够了扛天的滋味，也感到没有重负的轻松，我不愿再扛了。”说完，他把金苹果扔在赫拉克勒斯脚前的草地上，让他扛着沉重的青天站在那里。赫拉克勒斯想出了一条计策来摆脱肩上的重负。“喂，我想找一块软垫搁在头上，”他对阿特拉斯说，“否则，这副重担都快把我的脑袋炸裂了。”

阿特拉斯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因此同意先代他再扛一会儿。他接过了担子，如果他要等赫拉克勒斯来接替他，那可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了，因为赫拉克勒斯早已从草地上拾起金苹果，迅速地走开了。

赫拉克勒斯把金苹果带给了国王欧律斯透斯。国王感到懊恼的是这次赫拉克勒斯又活着回来了，他原希望他会在摘取金苹果时丧命。其实他并不喜欢金苹果，因此就把金苹果送给了赫拉克勒斯。他把它供在雅典娜的圣坛上。女神再把这些圣果送回原来的地方，让赫拉珀里得斯继续看管。

带回地狱的恶狗刻耳柏洛斯

欧律斯透斯一直没能除掉他所讨厌的竞争对手，反而帮助他赢得了更大的荣誉。许多人对赫拉克勒斯感激不尽，因为他免除了人们的许多苦难。现在，狡猾的国王又想出了最后一个冒险任务，这是任何英勇的神力都无法施展的，即要他去和地狱的恶狗拼斗，并把冥王的看门狗刻耳柏洛斯带回来。这狗有三个头，狗嘴滴着毒涎，下生长着一条龙尾，头上和背上的毛全是盘缠着的条条毒蛇。

为了准备这场可怕的冒险，赫拉克勒斯来到阿提喀的厄琉西斯城，那里的祭司精通阴阳世界的秘密之道。他首先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洗刷了杀害肯陶洛斯人的罪孽，然后由祭司奥宇莫尔珀斯传授秘道。赫拉克勒斯获得了神秘的力量，不再惧怕恐怖的地狱。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忒那隆城，传说这里有一个通往地狱的入口。他来到这里，由亡灵引导神赫耳墨斯带领，下降

到深渊，来到普路同王，即哈得斯的京城。城门前转悠着许多悲哀的阴魂，它们一见有血有肉的人，立即吓得四散奔逃。只有戈耳工怪物墨杜萨和墨勒阿革洛斯的灵魂敢于面对生灵。正当赫拉克勒斯挥剑想要砍杀戈耳工时，赫耳墨斯急忙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死人的灵魂是空洞的影子，是不会被剑砍伤的。赫耳墨斯还同墨勒阿革洛斯的灵魂友好地交谈，并答应回到阳间后，给他的姐姐达埃阿尼拉送去亲切的问候。

在走近哈得斯的城门时，赫拉克勒斯看见了他的朋友忒修斯和庇里托俄斯。庇里托俄斯是陪忒修斯来地府向冥后珀耳塞福涅求爱的。他们两个由于这种狂妄的念头而被普路同锁在他们坐下休息的石头上。两个人看到老朋友赫拉克勒斯经过身旁，便向他伸出手求援。他们希望通过赫拉克勒斯的力量重新回到阳间。赫拉克勒斯抓住忒修斯的手，把他从镣铐中解脱出来。当他又想解救庇里托俄斯时，却失败了，因为大地在他脚下开始剧烈地震动。再往前走，赫拉克勒斯又认出了阿斯卡拉福斯。他曾经诽谤珀耳塞福涅偷吃哈得斯的红石榴，因此被珀耳塞福涅的母亲得墨忒耳变成了猫头鹰。得墨忒耳由于女儿受损迁怒于他，把一块大石头压在阿斯卡拉福斯身上。赫拉克勒斯为他搬开了石头。为了使焦渴的鬼魂喝上一口牛血，赫拉克勒斯杀了普路同的一头牛，但这得罪了牧牛人墨诺提俄斯。他向赫拉克勒斯挑战，要和他角力。赫拉克勒斯拦腰抱住他，捏断了他的肋骨。冥后珀耳塞福涅急忙出来求情，他才放下了墨诺提俄斯。

冥王普路同站在死城的门口，拦住了赫拉克勒斯，不让他进去。赫拉克勒斯射去一箭，击中冥王的肩膀，他痛得如同凡人一样乱跳乱叫。他尝到了苦头后，所以当赫拉克勒斯要他交出地狱恶狗刻耳柏洛斯时，他没有拒绝，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能使用武器。赫拉克勒斯同意了。他只穿了胸甲，披着狮皮，去捕捉恶狗。在冥河的河口上，他看到那只三头狗。它昂起三个头猎猎狂吠，回声如同打雷。他用双腿夹住三个狗头，用手掐住狗脖子，不使它逃脱，但狗的尾巴，完全是条活龙，妄图抽击他，并要咬他。赫拉克勒斯仍紧紧地掐住狗脖子，终于制服了这条恶狗。他举起狗，带着它离开冥府，从亚哥利斯的特律策恩附近的另一个出口回到了阳间。地狱恶狗刻耳柏洛斯一见到阳光，害怕得吐出了毒涎，滴到地上，于是地上长出剧毒的乌头草。赫拉克勒斯用铁链拴住刻耳柏洛斯，把它带到提任斯，交给欧律斯透斯。欧律斯透斯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现在他才相信他是不可能除掉宙斯的这个儿子的。他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并吩咐赫拉克勒斯把地狱恶狗送回地府，交给它的主人。

赫拉克勒斯和欧律托斯

赫拉克勒斯经过种种辛劳和努力，排除无数的困难和障碍，完成了国王欧律斯透斯交给的任务，终于不必再受他的奴役，并回到了底比斯。他由于疯狂时杀害了自己跟妻子墨伽拉所生的几个孩子，因此再也不能跟妻子在一起生活了。后来，当他的爱侄伊俄拉俄斯表示愿意娶墨伽拉为妻时，赫拉克勒斯点头答应了。他自己则开始寻求一个新妇。他把爱情转移到漂亮的伊俄勒身上。她是攸俾阿岛的俄卡利亚国王欧律托斯的女儿。赫拉克勒斯童年时曾跟欧律托斯学习射箭。

有一天，国王宣布如果有人能在箭术上超过他和他的儿子，便可以娶他的女儿为妻。赫拉克勒斯闻讯后急忙赶到俄卡利亚，混在竞赛者的中间。在比赛中，他证明自己不愧为欧律托斯的学生，因为他不仅胜过了国王的儿子，

而且还胜过国王欧律托斯。国王极其隆重地接待了他，可是心中却为女儿担忧。因此，国王推托说，他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一下这件婚事。欧律托斯的大儿子伊菲托斯跟赫拉克勒斯正好同龄，他对赫拉克勒斯的箭术极口称赞，毫无妒嫉，并成了这位英雄的朋友。他劝父亲接纳这位技艺超群的贵客。欧律托斯固执己见，赫拉克勒斯深受打击，离开了王宫，在外漂泊了很长时间。

一天，仆人来到国王欧律托斯面前，禀报说，有一个强盗偷走了国王的牛群。这盗贼是奸诈而狡猾的奥托吕科斯，他的窃技闻名遐迩。可是欧律托斯却不相信，恼怒地说：“这不会是别人，一定是赫拉克勒斯干的。他是杀害自己孩子的刽子手！我不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就干出了这样卑鄙的报复勾当！”

伊菲托斯极力为他的朋友辩护，委婉地劝说父亲，并表示愿意和赫拉克勒斯一起去寻找被偷掉的牛。

赫拉克勒斯看到伊菲托斯来找自己非常高兴。他热情地招待了王子，并答应一起去寻找被偷走的牛。但是，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往回走。当他们爬上提任斯的城墙，想从高处察看丢失的牛时，赫拉克勒斯的疯病突然发作了，愤怒的赫拉克勒斯使他失去理智，把忠诚的朋友伊菲托斯看作是他父亲的同谋，狂暴地把伊菲托斯从高高的城墙上推了下去。

赫拉克勒斯和阿德墨托斯

赫拉克勒斯忧伤地离开了俄卡利亚的王宫，到处漂泊，此时，发生了一件奇事。在帖撒利的费赖城住着高贵的国王阿德墨托斯，他的妻子阿尔刻提斯年轻、漂亮，对丈夫十分忠诚，爱丈夫胜过一切。有一次，宙斯用雷电把神医阿斯克勒庇俄斯劈死，因为宙斯担心他连死人都能救活。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阿波罗在悲痛之中杀死了为主神宙斯锻造雷电棒的独眼巨人。他担心宙斯发怒报复，便急忙逃出了奥林匹斯圣山，在人间寻找避难所。那时，斐瑞斯之子阿德墨托斯友好地接待了他，让阿波罗为他看守牛群。后来宙斯赦免了他，于是，他成了阿德墨托斯的保护神。阿德墨托斯年老体衰，生命即将结束，因为阿波罗是神，所以预先知道，于是他劝说命运女神拯救阿德墨托斯，免得他受地狱之苦。命运女神答应，如果有人愿意代他去死，代他到冥府去，就可以让他逃脱死亡。阿波罗离开奥林匹斯圣山，来到弗赖，告诉他的老朋友他的气数将尽了，但又向他透露了免于死的方法。阿德墨托斯是个正直的人，但他眷恋生命。他的家人和仆人听说国王即将结束，都吃了一惊。阿德墨托斯希望找一个愿代他去死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肯答应。尽管他们将要失去阿德墨托斯这样的贤君，但要他们履行这样的义务，谁也不愿承担。甚至国王的年迈的父亲斐瑞斯和上了年纪的母亲，知道死神已在向他们招手，他们随时都会离开人间，但仍不愿意放弃一点生命，来拯救自己的儿子。只有他的妻子阿尔刻提斯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人，愿意代丈夫去死。她刚说完这话，死神塔那托斯立即来到王宫，准备把她带到地府去。阿波罗看到死神来临，急忙离开国王的宫殿，免得死神玷污了他的圣洁。忠贞的阿尔刻提斯随即沐浴更衣，她穿上节日的华服，戴上首饰，然后在家里的祭坛前向地府女神祷告，愿意充当死神的祭礼。说完，她——地拥抱了孩子和丈夫，然后，走进小房间，准备在那里迎接地府的使者。

“我愿意坦白地告诉你，”她对丈夫说，“你的生命比我的宝贵，因此我愿意为你去死。要是没有你，我也不愿活下去。不过你的父亲母亲背叛了

你，他们其实是应该为你作出牺牲的。那样，你就不致孤独地生活，去抚养失去母亲的孩子。但神祇既然已作出这样的安排，那么，我只得请求你，别忘掉我给你做的事，而且，你还应该答应我，不要把我们喜欢的孩子交给一个继母，因为她会虐待这些可怜的孩子。”

阿德墨托斯含着眼泪。向他的妻子发誓，她活着是他的妻子，在她死后，她仍然是他的妻子。阿尔刻提斯把哭哭啼啼的孩子交给了阿德墨托斯，随即晕死过去。

宫殿里正在准备丧事的时候，赫拉克勒斯正好到了弗赖，来到王宫前。阿德墨托斯强忍着悲痛，热情地欢迎这位远方来的朋友。赫拉克勒斯看到他穿着丧服，便问宫里发生了什么事。阿德墨托斯为了不使朋友难过，故意闪烁其词，没有直接回答，因此赫拉克勒斯还以为宫中死了一位无足轻重的远房女子，没有显出悲伤的样子。他叫一位仆人陪着他到餐厅，并给他美酒。他看到仆人很悲哀，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严肃地盯着我？一个仆人必须友好地接待宾客！你们这里只是死了一个外乡的女子，那有什么了不得。死是凡人的共同命运。忧伤只能糟蹋身体。去吧，像我一样头上戴个花冠和我一块来喝酒吧。满满的一杯美酒自会抹去你额上的皱纹。”

仆人悲伤地转过脸去。“我们遭到了不幸，”他说，“因此我们都失去了欢乐的心情。”

赫拉克勒斯一听这话，觉得不对劲，在他的一再追问下，才弄清了实情。“这是真的吗？”他大叫起来，“他失掉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妻子，怎么还能慷慨大方地招待客人？我在办丧事的人家还头戴花冠，大声欢笑，举杯畅饮，这还像话吗？请告诉我，这位忠贞的妻子葬在什么地方？”

“你如果要去的话，那么就沿着通往那里萨的方向一直走下去。”仆人回答说，“你会看到为她建立的一座墓碑。”仆人说完话，难过地走开了。

赫拉克勒斯立即作出了决定。“我必须救出这位已死的女子，”他自言自语，“将她领回来，交给他丈夫，否则，我就不配享受阿德墨托斯的厚爱。我去找墓碑，并在那里等待死神塔那托斯。他一定会吮吸祭品的血。这时我就从他的身后跳出来，抓住他，用双手捏住他，直到他答应把死者的阴魂送回来，我才松手放他走。”他怀着这样的决心，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王宫。

阿德墨托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失去母亲的孩子，心里非常悲伤，仆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法减轻他的痛苦。突然，他看到赫拉克勒斯走进大门，后面跟着一个遮着面纱的女人。“你连妻子去世的消息都不告诉我，”他说，“那是不应该的。你接待我，让我住在王宫里，看上去你好像只是遇到一件小事，好像是为别人家办丧事一样。同样，我因为不知道实情，做出许多违反礼仪的事情，在死去主妇的屋里喝酒取乐，逍遥自在。但我不愿让你继续痛苦下去了。听着，我又回到这里只有一个原因：我在一场比武中赢得一位年轻的妇女，我把她交给你，给你当个女佣。我正要进行新的比武，在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多多关心她的生活。”

阿德墨托斯听了他的话吃了一惊，他急忙解释说：“并不是我轻视朋友或者不认朋友。我没有把妻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你，那是我不愿意看到你再搬到另一位朋友家里去住。现在我请你把这位女子给弗赖城的任何一个人，不必给我。我怎么能每天看着她在我屋里而不流泪呢？我难道可以把亡妻的房间腾出来给她住吗？另外，我还担心弗赖人的风言风语和我那亡妻的责备！”

不过，阿德墨托斯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朝遮着面纱的女人又看了一眼。

“不管你是谁吧，”他对她说，“你的身材和外形跟我的妻子阿尔刻提斯十分相像。诸神在上，赫拉克勒斯把这位女人带走吧，别再苦苦地折磨我了，我看见她如同看见妻子一样，心里说不出的悲伤。”

赫拉克勒斯继续隐瞒着真情，悲痛地说：“唉，要是宙斯给我神力，使我从地府里把你的忠贞的妻子接回来，那该多好啊！”

“我知道，如果你有这样的本领，你会这样做的。”阿德墨托斯说，“可是，你听说过一个死人能从地府回来吗？”

“是呀，”赫拉克勒斯高兴地接口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时间来减轻你的痛苦吧。亡妻已经无法召唤回来了。也许过一阵你会再娶一个妻子，也许她会给你带来生活上的欢乐。还是让我把这位高贵的姑娘送进你的房间吧，你至少可以试试看。如果事实证明，她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她就会离开你的！”

阿德墨托斯不想辜负友人的一番好意，他不情愿地命令仆人把这位姑娘带到内房去，但赫拉克勒斯却不同意，他说：“国王陛下，请别把这无价之宝交到仆人手上！你应该亲自带她过去。”

“不行，”阿德墨托斯说，“我不碰她一下，否则我就违背了对亡妻亲口许下的诺言。她可以进内房了，可是不能让我送去。”

赫拉克勒斯仍然坚持要阿德墨托斯亲自送去，他没有办法，只得朝带面纱的女人伸出一只手去。“噢，”赫拉克勒斯高兴地说，“你就收留她吧！你仔细瞧瞧这位年轻的姑娘，看看她跟你的妻子是否相像？”

说着，他伸手揭开女子头上的面纱。国王惊讶得目瞪口呆，他看见了自己的妻子，高兴地扑进妻子的怀里。她却沉默着，无法对丈夫深情的呼喊作出回答。“再过三天，”赫拉克勒斯对他说，“等到给她的亡灵祭供结束时，你就能够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了。你尽可以放心地把她带回房间去。她又回到了你的身边，那是为了报答你对外乡人的热情款待！”

赫拉克勒斯为翁法勒服役

尽管赫拉克勒斯是在疯狂时把伊菲托斯推下了城墙，但他心里仍然感到这一罪孽的沉重负担。他到各地向国王求情，希望洗净自己的罪过，可是都遭到拒绝。后来，他找到了阿弥克勒的国王得伊福斯，国王同意为他净罪。但神祇为惩罚他而让他身患重病。

一向健康的大英雄原来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却忍受不住重病的折磨，他撑着病弱的身子来到特尔斐，希望在深奥的神谕中寻得治病的妙方。那里的女祭司都不理睬他，因为他是杀人凶手，不给他解释神谕。赫拉克勒斯一怒之下扛走了庙前的三足圣炉，放到野外，在那里自己作起神谕来。阿波罗对他狂妄的举动十分恼火。他出现在赫拉克勒斯面前，向他挑战。

宙斯不愿意看到他的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于是在他们中间扔去一道雷电，挡住了争斗的双方，平息了他们的决斗。直到这时，赫拉克勒斯才获得一则神谕：他只有卖身为奴当三年苦差，并把这笔卖身钱送给死者的父亲，这样才能消除罪孽。赫拉克勒斯不得不按照这一苛刻的要求去做。他带领几个朋友，乘船来到亚细亚，把自己卖给翁法勒为奴。翁法勒是伊尔达奴斯的女儿，梅俄尼恩的女王。

赫拉克勒斯托人给欧律托斯送上了卖身钱。欧律托斯拒绝收下，后来只得把钱交给了伊斐托斯的儿子。直到这时，赫拉克勒斯才有了气力，疾病才治愈。他虽然在这里为翁法勒当奴仆，但仍然作出英雄业绩，为人类造福，

他制服了所有危害和扰乱地方的强盗，维护了女主人和周围邻居们的安全。当时住在以弗所的克耳库泼人抢劫掠夺，做尽了坏事。赫拉克勒斯把他们彻底打败。他把那些俘虏来的人用绳子捆绑起来，押送到翁法勒的面前。

奥丽斯的国王茜洛宇斯原是波塞冬的儿子。他捕捉过往旅客，强迫他们在国王的葡萄园里劳动。赫拉克勒斯痛恨他的横行霸道，用铁铲将他打死，又将他所有的葡萄藤连根挖掉。

翁法勒经常遭到伊托纳人的骚扰。赫拉克勒斯奋起反击。他把伊托纳人彻底征服，把他们变作奴隶，为翁法勒服役。

在利底亚有一个名叫里蒂埃塞斯的人，是弥达斯的儿子。他作恶多端，危害乡里。他是一个极富有的人，很热情地把客人邀请回家，视若贵宾，在晚宴后，他强迫他们为他耕地，在更深夜静时，把客人杀害。赫拉克勒斯杀死了这个恶霸，把他的尸体丢在密安得河里。

赫拉克勒斯在一次远征中来到杜利奇岛。他看到沙滩上躺着一具尸体，原来这是不幸的伊卡洛斯的尸体。他佩着父亲为他制造的鸟翼逃出克里特的迷宫。可是他忘记了忠告，飞离太阳过近，以至于鸟翼融化脱落，他栽入海里身亡。赫拉克勒斯无限同情地掩埋了他的尸体。为纪念这位朋友，他把这座岛称作伊卡里尼。伊卡洛斯的父亲，建筑师和雕刻家代达罗斯为感谢赫拉克勒斯的功德，在伊利斯的比萨建造了一座赫拉克勒斯纪念碑。一天，赫拉克勒斯来到比萨，由于夜晚天黑，他把纪念碑前的雕刻当作一个活人，以为在向他寻衅，于是抓起石块，把石像砸得粉碎。

赫拉克勒斯在为翁法勒服役期间还参加了围猎卡吕冬公猪的活动。

翁法勒十分赞赏她的仆人的勇敢，她估猜这位仆人一定是位有名的英雄。当她听说他就是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时，立即使他恢复了自由，并招他为夫。从此以后，赫拉克勒斯过着东方人的豪华生活，他逐渐忘掉了美德女神在他年轻时给他的教诲，沉湎在享受中，不思进取，连妻子翁法勒也开始瞧不起他了。她自己披上他的狮皮，而把女人的衣服给他穿上，用来羞辱他。赫拉克勒斯迷恋于她的爱情，竟甘愿坐在妻子的脚旁为她纺羊毛。他在原先几乎能够顶住天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项链，两只健壮的胳膊上戴上玉石手镯，头上戴着女人的发饰，身上披上一件女人的华丽长袍。他跟女佣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纺车，细长的手指纺着粗大的纱线，他卖力地干着，担心完不成任务会遭到女主人的嘲笑和责骂。有时候，当翁法勒高兴的时候，她让穿着女人长袍的丈夫给她和女佣们讲他年轻时的英雄业绩：他是怎样在摇篮里捏死了大蛇，怎样从哈得斯那里牵回地狱恶狗刻耳柏洛斯。那些女人们喜欢听他的故事，如同听精彩的童话一样。

赫拉克勒斯给翁法勒服役的期限快满了，他突然从昏聩中清醒过来。他惭愧地脱掉穿在身上的女人长袍，又恢复了宙斯儿子的本来面目，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愿意充分使用重新获得的自由，向他往昔的敌人复仇。

赫拉克勒斯以后的业绩

赫拉克勒斯恢复了自由后，首先前往特洛伊。他要征服那个暴虐而又专制的国王拉俄墨冬，他是特洛伊的缔造者和统治者。赫拉克勒斯对他的违约一直耿耿于怀。那是他在讨伐亚马孙人凯旋的途中，从恶龙口中勇敢地救出了国王的女儿赫西俄涅；拉俄墨冬原先是答应送给他骏马作为报答的，后来却自食其言。赫拉克勒斯决定报复他。现在，他带着一批战士和六艘船，其中有希腊著名的英雄珀琉斯、忒拉蒙和俄琉斯等。

赫拉克勒斯穿着狮皮来到忒拉蒙面前，看到他正在用餐。忒拉蒙连忙从桌旁站起身，热情地给他在金杯里斟满酒，叫他坐下，一起喝酒。赫拉克勒斯为朋友的热情所感动，他用手指着苍天，祈祷说：“父亲宙斯，如果你愿意施恩，愿意听从我的请求，那么请赐给忒拉蒙一个勇敢的儿子，一个无敌的儿子，就像穿着尼密阿狮皮的我一样勇敢。”

赫拉克勒斯的话还没有讲完，宙斯给他送来一只矫健的雄鹰。赫拉克勒斯兴奋地叫起来：“喂，忒拉蒙，你即将得到你梦寐以求的儿子了！他将像这只雄鹰一样矫健。孩子的名字就叫埃阿斯。”

说完他就坐下用餐。不久，他和忒拉蒙以及其他的英雄一起征战特洛伊。在特洛伊登陆时，他把看守船只的任务交给俄琉斯，自己则率领着英雄们向特洛伊进发。拉俄墨冬急忙率军袭击英雄们乘坐的船只，并在战斗中杀害了俄琉斯。拉俄墨冬归来时，发现已经被赫拉克勒斯的勇士们包围住了。同时，英雄们又围困了特洛伊城。

忒拉蒙攻破城池，一马当先冲进特洛伊城。赫拉克勒斯紧跟在他的后面。大英雄一生中第一次被人在战斗中超过了自己，他又气又急，妒火中烧。于是拔出宝剑，想把走在前面的忒拉蒙砍翻在地。忒拉蒙正好回头一看，猜到了赫拉克勒斯的意图，他连忙弯下腰去，把近旁的砖石收集过来堆成一堆。当他的对手问他在这里做什么时，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为胜利者赫拉克勒斯建造一座圣坛！”这话让大英雄感到十分惭愧，他们又一起战斗。赫拉克勒斯援弓搭箭，射死了拉俄墨冬和他的几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幸免于难。特洛伊城被占领后，赫拉克勒斯把拉俄墨冬的女儿赫西俄涅作为战利品送给了忒拉蒙。同时他又允许姑娘在俘虏中挑选一个人，让那位俘虏获得自由。姑娘挑选了她的兄弟波达尔克斯。“好吧，他就归你了。”赫拉克勒斯说，“可是，他必须先忍受耻辱，当一名奴仆。然后你用一笔赎金将他赎回，这样他才能得到自由！”这孩子被当作奴隶卖掉了，赫西俄涅从头上扯下了贵重的首饰作为兄弟的赎身钱。因此，这位兄弟后来就叫做鲁里阿摩斯，意即被买来的人。

赫拉忌恨赫拉克勒斯，不让他得到圆满的结局。从特洛伊回去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暴风雨，宙斯出来搭救，才使赫拉的企图未能得逞。经过一些征战，赫拉克勒斯决定再去报复国王奥革阿斯。奥革阿斯自食其言，拒绝给他应得的报酬。赫拉克勒斯攻占了他的厄利斯城，把国王和他的儿子全都杀死。后来，他把王国送给菲洛宇斯。菲洛宇斯由于和赫拉克勒斯友好曾被国王放逐。

取得这场征战的胜利之后，赫拉克勒斯恢复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运动会期间，连宙斯也变作人的模样前来与赫拉克勒斯角斗。他常常输给自己的儿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衷心祝贺赫拉克勒斯，称赞他是了不起的大力士。

赫拉克勒斯和得伊阿尼拉

赫拉克勒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作出了许多英雄业绩后，又来到埃陀利来和卡吕冬，找到国王俄纽斯。俄纽斯的女儿得伊阿尼拉，长得非常美丽，迷人，引得求婚者找上门来，她因此被一个讨厌的求婚者缠住了。在她来卡吕冬之前，她住在珀洛宇宏，那是她父亲王国里的另一座城市。河神阿刻罗俄斯倾慕得伊阿尼拉的美貌，前来求婚。可是他长得丑陋无比，叫人害怕。他起初变作一头公牛，后来又变作一头有闪光龙尾的巨龙，最后，他虽然变作牛头人形，蓬乱的下巴底下流出一股清泉。得伊阿尼拉见到这个奇形怪状的

求婚者十分害怕，绝望地向神祇祈祷，请求一死。但河神却逼得越来越紧，她的父亲也并非不愿意将女儿嫁给阿刻罗俄斯，因为这位河神是神祇的子孙。正当这时，赫拉克勒斯慕名前来求婚。他早在地府里就已经听朋友墨勒阿革洛斯讲起妹妹的天姿国色。他知道，不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是得不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女郎的。头上长角的河神看到赫拉克勒斯前来争夺他的意中人，气得青筋暴突，企图用牛角顶撞赫拉克勒斯。国王俄纽斯看到这两个求婚者激烈争夺，并不想阻拦他们，他宣布谁取得了胜利，他就把女儿许配给谁。

在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女儿得伊阿尼拉的面前，两个求婚者勇猛地拼斗起来。赫拉克勒斯左冲右突，很久都不能奏效，河神巨大的牛头，总是一再避开对手的打击，寻找机会准备用牛角将他顶翻在地。最后，他们扭在一起肉搏起来，手臂绞着手臂，脚绊着脚，额头和身体上汗如雨注，两人累得气喘吁吁。最后，宙斯的儿子占了上风。他把河神猛地一摔，按倒在地。河神却突然变作一条长蛇，赫拉克勒斯抢上一步，一把捏住蛇头。要不是长蛇又变作一头公牛，那真的会给赫拉克勒斯掐死了。赫拉克勒斯不让他溜走，他抓住一只牛角，尽力把牛一扔，可怜一只牛角早已断为两截，河神阿刻罗俄斯只得告饶，赫拉克勒斯成了胜利的求婚者。后来，海中女仙阿玛尔亚用各种水果汁，如石榴、葡萄等浇在阿刻罗俄斯的断角里，才治好了他的创伤，让他又长出了新的牛角。

赫拉克勒斯跟得伊阿尼拉举行了婚礼，可是结婚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一如既往，总是到处漫游冒险。有一次，他又回到了妻子身旁。可是，在无意之中他失手打死了一个侍童，因此，他不得不再度逃亡。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侍童叫奥宇诺摩斯。他在国王俄纽斯设宴招待贵宾时，因一时疏忽，没有弄清客人的要求。赫拉克勒斯想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于是轻轻地拍打了他一下，可是英雄手劲大，不料竟把侍童当场打死了。国王尽管饶恕了他，但他不得不流亡，他的年轻的妻子和他的小儿子许罗斯也伴随他一起流亡。

赫拉克勒斯和涅索斯

赫拉克勒斯从卡吕冬来到特拉奇斯的朋友刻宇克斯那里。一路上，赫拉克勒斯经历了一生中最危险的事。他来到奥宇埃诺斯河时，看到肯陶洛斯人涅索斯。涅索斯每次都向来往的旅客索要渡河费。他是用双手把来往行人抱着过河的。涅索斯认为拿这笔钱是对得起良心的，因为神祇们相信他诚实，才把这任务交给他的。赫拉克勒斯自然用不着他的帮助，他迈开大步，涉水而过。妻子得伊阿尼拉却需要涅索斯的帮助。他将赫拉克勒斯的妻子放在肩头带她过河。

得伊阿尼拉年轻漂亮，涅索斯在河中被她迷住了，竟用手在她身上乱摸起来。赫拉克勒斯在对岸突然听到妻子的呼叫声，定睛一看，发现这个半人半马的怪物侮辱他的妻子，不由得心头火起。他连忙从箭袋中抽出箭来，在涅索斯上岸时，一箭射去，把他射倒在地上。得伊阿尼拉挣脱了肯陶洛斯人的手臂，朝丈夫那里急步奔去。这时垂死的涅索斯仍然不忘报复，他朝她呼喊，欺骗她说：“听着，俄纽斯的女儿！你是我抱着渡河的最后一个人，所以你有掩埋我尸体的责任。你把我的伤口中流出来的最后一滴血保留起来！它会起到神奇的作用。你要是用它涂抹你丈夫的衣服，那么从此以后，除了你以外，他再也不会爱上另一个女人！”涅索斯说完这些居心险恶的话就死

了。得伊阿尼拉虽说从来也不会怀疑丈夫对自己的忠诚和爱情，可是仍用一只杯子接过肯陶洛斯人的最后一滴血，并保存起来。赫拉克勒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经历了别的一些冒险后，终于找到了朋友刻宇克斯。他是帖撒利的国王，很友好地接待了赫拉克勒斯夫妇，让他们和他住在一起。

赫拉克勒斯的结局

赫拉克勒斯经历的最后一次冒险是讨伐俄卡利亚国王欧律托斯，以前国王曾允诺凡是射箭胜过他和他儿子的人，可以娶他女儿伊俄勒为妻，可是后来他又拒绝了。赫拉克勒斯为了报复他，召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围困了俄卡利亚，并攻破城池，打死了国王和他的三个儿子，俘虏了年轻美貌的伊俄勒。

得伊阿尼拉在家里焦急地等待有关丈夫的作战消息。这时王宫里发生一阵欢呼声，一名使者飞奔回来，报告说：“你的丈夫，大获全胜，即将回来！他的仆人利卡斯正在向城外的人民宣布胜利的喜讯。赫拉克勒斯要推迟几天才能回来了，因为他在欧玻亚的刻奈翁半岛上准备给宙斯献祭。”

不久，随从利卡斯带了一群俘虏回来了。“问候你，尊贵的夫人。”他对得伊阿尼拉说，“赫拉克勒斯的正义事业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攻占了城池，抓获了一批俘虏。你的丈夫说，请你善待这些俘虏，尤其是这位跪在你脚下的不幸女子。”

得伊阿尼拉同情地看着这位年轻的女子。她把姑娘从地上扶起来，说：“你是谁呢，可怜的女人？你好像还没有结婚，而且一定出身于高贵家庭！利卡斯，告诉我，这位年轻的姑娘的父亲是谁？”

“我怎么知道呢？你为什么非要问我呢？”利卡斯躲躲闪闪地回答，他的表情透露出他似乎隐瞒了一桩秘密。“自然，这个女子，”利卡斯踌躇了一会又说，“决不会出身于俄卡利亚的小户人家。”

听到这里，年轻的姑娘长叹一声，仍保持沉默。得伊阿尼拉感到奇怪，但不便再问，只是叫人把姑娘送进内室，不要亏待她。利卡斯去执行她的吩咐时，起先进来的那名使者走近女主人，悄悄地对她说：“得伊阿尼拉，你不要相信利卡斯的话。他对你隐瞒了事情的真相。他曾经亲口说过，赫拉克勒斯只是为了这位年轻的女子才讨伐俄卡利亚的。她就是伊俄勒，即欧律托斯的女儿。赫拉克勒斯认识你以前，对她十分爱慕。她这次来可不是当你的女佣，而是成了你的竞争对手。她是赫拉克勒斯的情妇。”

得伊阿尼拉十分悲伤。可是她马上又镇静下来，命令丈夫的仆人利卡斯前来见她。利卡斯指着苍天向宙斯发誓，他说的都是真话，而且他确实不知道姑娘的父亲到底是谁。得伊阿尼拉请求他别作弄她。“即使我可能责怪丈夫的不忠，也决不会仇视这位姑娘，因为她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我很同情她，她的容貌给她招来了苦难，也毁了她的国家。”利卡斯见夫人如此通情达理，便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得伊阿尼拉一点也没有责备他，只是让他稍等片刻，她要为丈夫准备一件礼物，来回报他送给她这些俘虏。按照肯陶洛斯人涅索斯临死前的吩咐，他把他的毒血制成血膏，藏在不见阳光的地方。她以为那是无害的，只是一种唤回赫拉克勒斯的爱情和忠心的魔药。现在她悄悄地钻进那间小房间，取出血膏，用羊毛沾着将它涂在一件珍贵的衣服上。然后，她把衣服折起来，锁在一只漂亮的小盒子里。做完这一切后，得伊阿尼拉把使用过的羊毛随手扔在地上，然后走到外面，把礼物交给仆人利卡斯。

“请把这件衣服带给我的丈夫，”她吩咐道，“这是我亲自缝制的。除

了他以外，谁也不能穿这件衣服。他在穿这件衣服祭拜神祇前，不能把它放在火旁或阳光底下，这是我的愿望。我交给你一枚戒指作为信物，他就会知道这确实是我真实的口信。”

利卡斯答应照她的吩咐去做。他带着礼物赶到欧玻亚，送给准备献祭的主人。过了几天，赫拉克勒斯和得伊阿尼拉所生的长子许罗斯前去看望父亲，他要说服父亲迅速回家。得伊阿尼拉偶然走进盛放血膏的小房间，看见地上涂过魔药的羊毛在阳光下已化为灰烬，不禁大吃一惊，预感事情不妙。她吓得在宫里团团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儿子许罗斯终于回来了，可是身旁却没有父亲。“唉，母亲哟，”他充满仇视地对母亲叫喊着，“我真希望世界上从来没有你，希望你从来就不是我的母亲！”她听了儿子的话，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我刚从刻奈翁回来，母亲，”儿子抽泣着说，“正是你毁了父亲的生命！”

得伊阿尼拉面色惨白，但仍镇静地问他：“这是谁告诉你的，我的儿子？谁敢诬蔑我做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不，没有人告诉我，是我亲眼看到父亲的悲惨结局，”儿子说。“我在刻奈翁遇到他时，他正忙着宰杀牲口，准备给宙斯献祭。这时利卡斯来了，他带来了你的礼物，那是一件该受诅咒的衣服。父亲立刻把它穿在身上，对这件漂亮的衣服他很喜欢。他开始献祭。那天一共宰了十二头公牛。开始时，父亲十分安详地做着祷告。但是，当祭坛上火焰升腾时，他浑身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那件紧身衣像是用铁铸在他身上的一样，他一阵阵颤抖，好像毒蛇在咬他似的。父亲大声呼唤利卡斯。利卡斯其实是无辜的，他忠实地转交了你的那件有毒的紧身衣。利卡斯来了，他重复了一遍你吩咐他的话。父亲马上抓住他，把他在海滨的岩石上摔死，又把他的骨尸扔进大海。他疯狂的举动使人不敢靠近他。他在地痛苦地嚎叫打滚，然后又突然跳了起来。他诅咒你和你们的婚姻。最后，他对着我喊道：‘儿子如果你同情父亲的话，那就赶快送我上船回去。我不能死在异乡。’我们将他抬到船上，他痛苦得大声吼叫，但总算回到了故乡。你马上就能看到他，不是活着，就是死了。这就是你干的好事，母亲，你可耻地谋害了人间最伟大的英雄！”

得伊阿尼拉对儿子的责备没有辩解。他绝望地离开了他。有几个仆人听她说过涅索斯送给她的那种爱情魔药，他们告诉了这个孩子，说他在忿怒中错怪了母亲。儿子听说后急忙朝不幸的母亲追去。可是他来得太晚了。得伊阿尼拉直挺挺地躺在丈夫的床上，死了。她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利剑。儿子伏在母亲的身旁，痛哭着抱住母亲的尸体，为自己过激的语言深深地感到后悔。突然，他听说父亲回到了宫殿，吓得连忙跳起身来。

“儿子，”赫拉克勒斯大声地叫着，“儿子，你在哪里呀？拔出宝剑来，对准你的父亲，对准我的脖子，杀死我吧！这样才能解脱你的母亲赐予我的痛苦！”然后，他又绝望地转向站在一旁的人，向他们伸出双手，大声地说：“没有一杆长矛，没有一头野兽，没有一支巨人的队伍能够制服我。可是一个女人的手却征服了我！我的儿子哟，杀死我吧，然后再去惩罚你的母亲！”

当许罗斯告诉他，母亲是无意之中害了他，并且为了抵罪，已经拔刀自尽了。赫拉克勒斯顿时惊呆了，由悲愤转为悲哀。他立即让儿子许罗斯同他以前爱过，并成了他的俘虏的伊俄勒结婚。因为特尔斐的神谕中说，赫拉克

勒斯必将死在特拉奇斯地方的俄塔山上，所以他不顾身体疼痛，仍然叫人把自己抬到俄塔山的山顶上。他又叫人架起了一堆木柴，把他搁在木柴堆上，并命令点火，可是没有人愿意执行这一命令。最后，经不住他再三恳求，他的朋友菲罗克忒斯看到他痛苦难忍，才站出来准备点火。赫拉克勒斯为感谢他，特地把自己战无不胜的弓箭送给他。木柴刚被点燃，天上就闪起了闪电，助长了火势。最后，降下一朵祥云，在隆隆的雷声中将这位不朽的英雄送到奥林匹斯圣山。当木柴烧成灰烬时，伊俄拉俄斯和别的一些朋友准备收拾他的遗骨，然而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赫拉克勒斯应了神祇的忤语，他已从凡人变成了天神。他们给他献祭，尊奉他为神祇。后来，所有的希腊人都把他当神来崇拜。

在天上，他碰到女友雅典娜。她把这位英雄引入诸神的行列。赫拉宽恕了他，还把自己的女儿赫柏嫁给了他。赫柏是永恒的青春女神，他们住在奥林匹斯圣山上，生育了很多美丽的永生的孩子。

普罗米修斯

（希腊）

天和地被创造出来，大海波浪起伏，拍击海岸。鱼儿在水里嬉戏，鸟儿在空中歌唱。大地上动物成群，但还没有一个具有灵魂的、能够主宰周围世界的高级生物。这时普罗米修斯降生了，他是被宙斯放逐的古老的神祇族的后裔，是地母该亚与乌拉诺斯所生的伊阿佩托斯儿子。他聪慧而睿智，知道天神的种子蕴藏在泥土中，于是他捧起泥土，用河水把它沾湿调和起来，按照世界的主宰，即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为了给这泥人以生命，他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了善与恶两种性格，将它们封进人的胸膛里。在天神中，他有一个女友，即智慧女神雅典娜；她惊叹这提坦神之子的造物，于是便朝具有一半灵魂的泥人吹起了神气，使它获得了灵性。

这样，第一批人在世上出现了，他们繁衍生息，不久形成了一大群，遍布各处。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四肢，也不知道怎样使用神赐的灵魂。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同梦中的人形，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却不知道发挥自身的作用。他们不知道采石，烧砖，砍伐林木制成椽梁，然后再用这些材料建造房屋。他们如同蚂蚁一样，蜷居在没有阳光的土洞里，觉察不了冬去春来夏至；他们做样样事情都毫无计划。

于是，普罗米修斯便来帮助他的造物。他教会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升起和降落；给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文字，让他们懂得计算和用文字交换思想；他还教他们驾驭牲口，来分担他们的劳动，使他们懂得给马套上缰绳拉车或作为坐骑。他发明了船和帆，让他们在海上航行。他关心人类生活中其他的一切活动。从前，生病的人不知道用药物治疗，不知道涂药膏或服药来减轻痛苦，许多病人因缺医少药而悲惨地死去。现在，普罗米修斯教会他们调制药剂来防治各种疾病。另外，他教会他们占卜，圆梦，解释鸟的飞翔和祭祀显示的各种征兆。他引导他们勘探地下的矿产，让他们发现矿石，开采铁和金银。他教会他们农耕技艺，使他们生活得更舒适。

不久前，宙斯放逐了他的父亲克洛诺斯，推翻了古老的神祇族，普罗米修斯也出身于这个神祇族。现在，宙斯和他的儿子们是天上新的主宰，他们

开始注意到刚刚形成的人类了。他们要求人类敬重他们，并以此作为保护人类的条件。有一天，在希腊的墨科涅，神祇们集会商谈，确定了人类的权利和义务。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的维护者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设法使诸神不要因为答应保护人类而提出苛刻的献祭条件。这位提坦神的儿子决意运用他的智慧来蒙骗神祇。他代表他的造物宰了一头大公牛，请神祇选择他们喜欢的那部分。他把献祭的公牛切成碎块，分为两堆。一堆放上肉、内脏和脂肪，用牛皮遮盖起来，上面放着牛肚子；另一堆放的全是牛骨头，巧妙地用牛的板油包裹起来。这一堆比另一堆大一些。全知全能的神祇之父宙斯看穿了他在玩弄伎俩，便说：“伊阿佩托斯的儿子，尊贵的王，我的好朋友，你把祭品分得多不公平啊！”这时，普罗米修斯越发相信他骗过了宙斯，于是暗自笑着说：“尊贵的宙斯，永恒的众神之祖，你就按自己的心愿挑选一堆吧！”宙斯心里很气恼，却故意伸出双手去拿雪白的板油。当他剥掉板油，看清这全是剔光的骨头时，装着直到现在才发觉上当似的，气愤地说：“我看到了，伊阿佩托斯的儿子，你还没有忘掉你欺骗的伎俩！”

宙斯受了欺骗，决定报复普罗米修斯。他拒绝向人类提供生活必需的最后一样东西：火。可是伊阿佩托斯的儿子非常机敏，马上想出了巧妙的办法。他拿来一根又粗又长的茴香秆，扛着它走近驰来的太阳车，将茴香秆伸到它的火焰里点燃，然后带着闪烁的火种回到地上，很快第一堆木柴燃烧起来，火越烧越旺，烈焰冲天。宙斯见人间升起了火焰，大发雷霆，他眼看已无法把火从人类那儿夺走了，便很快想出了新的灾难来惩罚人类，以便抵消火带给人类的福祉。他命令以工艺著名的火神赫淮斯托斯造了一尊美女石像。雅典娜由于渐渐妒嫉普罗米修斯，也对他失去了好意，她亲自给石像披上了闪亮的白衣裳，蒙上了面纱，头上戴上了花环，束上了金发带。这金发带也是出自赫淮斯托斯之手。他为了取悦他父亲，细心制作，金发带造形精巧，带上饰有神态各异的动物形象。众神的使者赫耳墨斯给这妩媚迷人的形体传授语言的技能；爱神阿佛罗狄忒赋予她种种诱人的魅力。于是宙斯给这美丽的形象注入了恶毒的祸水，他给她取名为潘多拉，意为“具有一切天赋的女人”，因为众神都馈赠给她一件危害人类的礼物。他把这个年轻的女人送到人间，正在地上自在取乐游荡的众神见了这美得无法比拟的女人都惊羨不已。她径自来到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的面前，请他收下宙斯给他的赠礼。埃庇米修斯心地善良，毫无猜疑。

普罗米修斯曾经警告过他的弟弟，不要接受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的任何赠礼，而要立即把它退回去。可是，埃庇米修斯忘记了这个警告，很高兴地接纳了这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直到后来，他吃了苦头，才意识到他招来了灾祸。在此之前，人类遵照普罗米修斯的警告，因此没有灾祸，没有艰辛的劳动，也没有折磨人的疾病。现在，这个姑娘双手捧上礼物，这是一只紧闭的大盒子。她一走到埃庇米修斯的面前，就突然打开了盒盖，里面的灾害像股黑烟似地飞了出来，迅速地扩散到地上。盒子底上还深藏着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但潘多拉依照万神之父的告诫，趁它还没有飞出来的时候，赶紧关上了盖子，因此希望就永远关在盒内了。从此，各种各样的灾难充满了大地、天空和海洋。疾病日日夜夜在人类中蔓延，肆虐，而又悄无声息，因为宙斯不让它们发出声响。各种热病在大地上猖獗，死神步履如飞地在人间狂奔。接着，宙斯向普罗米修斯本人报复了。他把这名仇敌交到赫淮斯托斯和两名仆人的手里，这两名仆人外号叫做克拉托斯和皮亚，即强力和暴力。他们把

普罗米修斯拖到斯库提亚的荒山野岭。在这里，他被牢固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岩上，下临可怕的深渊。赫淮斯托斯不太情愿执行父亲的命令，因为他很喜欢这位提坦神的儿子，他是他的亲戚，同辈，是他的曾祖父乌拉诺斯的子孙，也是神祇的后裔。可是，执行残酷命令的两个粗暴的仆人，因他说了许多同情的话，把他痛斥了一顿。普罗米修斯被迫锁在悬岩绝壁上，他给直挺挺地吊着，无法入睡，无法弯曲一下疲惫的双膝。“不管你发出多少哀诉和悲叹，都是无济于事的，”赫淮斯托斯对他说，“因为宙斯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这些最近才从别人手里夺得权力的神祇们都是非常狠心的。”这位囚徒被判受折磨是永久的，至少也是三万年。尽管他大声悲叫，并且呼唤风儿、河川、大海和万物之母大地，以及注视万物的太阳来为他的苦痛作证，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坚不可摧的。“无论谁，只要他学会承认定数的人不可制眼的威力，”他说，“就必须承受命中注定的痛苦。”宙斯再三威逼他，要他说明他的不吉祥的预言，即“一种新的婚姻将使诸神之王面临毁灭”，但他始终没有开口。宙斯言出必行，每天派一只恶鹰去啄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被吃掉多少，很快又恢复原状。这种痛苦的折磨他不得不忍受，直到将来有人自愿为他献身为止。

为不幸的普罗米修斯解除苦难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在他被吊在悬岩上，度过了漫长的悲惨岁月以后，有一天，赫拉克勒斯为寻找赫斯珀里得斯来到这里，他看到恶鹰在啄食可怜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这时，便取出弓箭，把那只残忍的恶鹰从这位苦难者的肝脏旁一箭射落。然后他松开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斯，带他离开了山崖。但为了满足宙斯的条件，赫拉克勒斯把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族的喀戎作为替身留在悬崖上。喀戎虽然可以要求永生，但为了解救普罗米修斯，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彻底执行宙斯的判决，普罗米修斯必须永远戴一只铁环，环上镶上一块高加索山上的石子。这样，宙斯可以自豪地宣称，他的仇敌仍然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

